

怒馬奔刀

●金庸／著 ●王壯爲／題字

●龍思良／插圖

連載插畫版



●金庸／著 ●王壯爲／題字 ●龍思良／插圖

起馬 起馬刀



四個勁裝結束的漢子並肩而立，攔在當路！若是黑道上山寨的強人，不會只有四個，莫非在這黑沉沉的松林之中，暗中還埋伏下大批人手？如是剪徑的小賊，見了這麼聲勢浩大的鏢隊，遠避之唯恐不及，哪敢這般大模大樣的攔路擋道？難道竟是武林高手，衝着自己而來？

凝神打量四人：最左一人短小精悍，下巴尖削，手中拿着一對峨嵋鋼刺。第二個又高又肥，便如是一座鐵塔擺在地下，身前放着一塊大石碑，碑上寫的是「先考黃府君誠本之墓」，這自是一塊墓碑了，不知放在身前有何用意？黃誠本？沒聽說江湖上有這麼一位前輩高手啊！第三個中等身材，白淨臉皮，若不是一副牙齒向外凸出了一寸，一個鼻頭低陷了半寸，倒算得上是一位相貌

英俊的人物，他手中拿的是一對流星鎗。最右邊的是個病夫模樣的中年人，衣衫襤褸，咬着一根旱煙管，雙目似睜似閉，嘴裏慢慢噴着煙霧，竟是沒將這一隊七十來人的鏢隊瞧在眼裏。

那三人倒還罷了，這病夫定是個內功深湛的勁敵。頃刻之間，江湖上許多軼聞往事湧上了心頭，一個白髮婆婆空手殺死了五名鏢頭，劫走了一枝大鏢；一個老乞丐大鬧太原府公堂，割去了知府的首級，倏然間不知去向；一個美貌大姑娘打倒了晉北大同府享名二十餘年的張大拳師……越是貌不驚人，漫不在乎的人物，越是武功了得，江湖上有言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瞧着這個閉目抽煙的病夫，陝西西安府威信鏢局的總鏢頭、「鐵鞭鎮八方」周威信不由得深自躊躇起來，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摸了一摸背上的包袱。

他這枝鏢共有十萬兩銀子，那是西安府的大鹽商汪德榮託保的。十萬兩銀子的數目確是不小，但威信鏢局過去二十萬兩銀子的鏢也保過，四十萬兩銀子的也保過，金銀財物，那算不了什麼。自從一離西安，他掛在心頭的只是暗藏在背上包袱中的兩把刀，只是那天晚上在川陝總督府中所聽到的一番話。

跟他說話的竟是川陝總督劉於義劉大人。周威信在江湖上雖然赫赫有名，但生平見過的官府，最大的也不過是府台大人，這一次居然是總督大人親自接見，那自然要受寵若驚，自然要戰戰兢兢，坐立不安。

劉大人那幾句話，在心頭已不知翻來覆去的重溫了幾百遍：「周鏢頭，這一對刀，叫作『鴛鴦刀』，當真是非同小可，你好好接下了。今上還在當貝勒的時候，便已密派親信，到處尋覓。接位之後，更下了密旨，命天

下十八省督撫着意查訪。好容易逮到了「鴛鴦刀」的主兒，可是這對寶刀却給那兩個刁徒藏了起來，不論如何偵查，始終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天幸是本督祖上積德，托了皇上洪福，終於給我得到了。嘿，你們威信鏢局做事還算牢靠，現下派你護送這對鴛鴦刀進京，路上可不許洩漏半點風聲。你把寶刀平安送到北京，回頭自然重重有賞。」

「鴛鴦刀」的大名，他早便聽師父說過：「鴛鴦刀一短一長，刀中藏着武林的大秘密，得之者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這五個字，正是每個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最大願望。周威信當時聽了，心想這不過是說說罷了，世上那有什麼藏着「無敵於天下」大秘密的「鴛鴦刀」？那知道川陝總督劉大人竟是真的得到了「鴛鴦刀」，而且差他護送進京，呈獻皇上。這對刀用黃布密密包裹，封上了總督大人的火漆印信。他當然極想見識識寶刀的模樣，倘若僥倖得着了刀中秘密，「鐵鞭鎮八方」變成了「鐵鞭蓋天下」，自然更是妙不可言，但總督大人的封印誰敢拆破？周大鏢頭數來數去，自己總數也不過一個腦袋而已。

總督大人派了四名親信衛士，扮作鏢師，隨在他鏢隊之中，可以說是相助，也可以說是監視。在鏢隊啓程的前一天，總督府又派了幾名戈什哈來，將他一家老小十二口，全都「請」到了駐防軍的營房裏，說道周總鏢頭赴京之後，家中乏人照料，怕他放心不下，因此接了他家眷去安置。周威信久在江湖行走，其中的過節豈有不不知？那不是怕周大鏢頭放心不下一家老小，而是劉大人放心不下這一對寶刀，因此將他高堂老母和妻妾兒女一齊逮了去爲質。這對「鴛鴦刀」倘若在道中有甚失閃，自己腦袋要跟身子分家，那是不用客氣了，全家老小也都不必活了。他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風頭出過，釘板滾過，英雄充過，狗熊做過，砍過別人的腦袋，就自己的腦袋沒給人砍下來過，算得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了，但從未像這一次走鏢那樣又驚又喜，心神不寧。如果護送寶刀平安抵京，劉大人曾親口許下重賞，自然是一官半職，從此光宗耀祖，飛黃騰達，周大鏢頭變成了周大老爺周大人。

從西安到北京路程說遠不遠，說近可也不近，一路上大山小寨少說也有三四十處。尋常黑道上的人物，他鐵鞭鎮八方也未必要放在心上，八方鎮不了，鎮他媽的一方半方也還將就着對付，但「得了鴛鴦刀，無敵於天下」這兩句話，要引起多少武林高手眼紅？於是他明保鹽鏢，暗藏寶刀。縱然鏢銀有甚失閃，只要寶刀抵京，仍無大礙。一做上官，周大老爺公堂上朝外一坐，招財進寶，十萬兩銀子還怕賠不起？再說，大老爺只有伸手要銀子，哪有賠銀子的？

周威信左手一按腰間鐵鞭，瞪視身前的四個漢子，終於咳嗽一聲，抱拳說道：「在下道經貴地，沒跟朋友們上門請安，甚是失禮，要請好朋友恕罪。」心中打定了主意：「能够不動手便最好，否則那癆病鬼可有些難門！」江湖上有言道：「小心天下去得，莽撞寸步難行」。

「只聽得那病夫左手按胸，咳嗽起來。」

那矮小的瘦子一擺頭，細聲細氣的道：「碼頭請安倒是不用了。你保的是什麼寶物，給我們留下吧！」周威信一驚，心道：「鏢車啓程時，連我最親信的鏢師也只知道保的是銀子，怎地這人却知我保的是寶物？江湖上有言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真須小心在意。」於是抱拳又道：「請恕在下眼生，要請教四位好朋友的萬兒。」那瘦子道：「你先說吧。」周威信道：「在下

姓周名威信，江湖上朋友們送了個外號，叫作『鐵鞭鎮八方』。」那病夫冷笑道：「嘿，這外號倒罷了，只是這『鎮』字得改一改，改一個『拜』字。」那瘦子一楞，道：「改成『拜』字？嘿，姓周的，我大哥給你改了個匪號，叫作『鐵鞭拜八方』！我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說罷四個漢子一齊捧腹大笑。

周威信心想：「江湖上有言道：『忍得一時之氣，可免百日之災。』」當下強忍怒氣，說道：「取笑了！四位是那一路的好漢？在那一座寶山開山立櫃？掌舵的大當家是那一位？」那瘦子指着那病夫道：「好，說給你聽也不妨，只是小心別嚇壞了。咱大哥是煙霞神龍逍遙子，二哥是雙掌開碑常長風，三哥是流星趕月花劍影，區區在下是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獨腳水上飛、雙刺蓋七省蓋一鳴！」

周威信越聽越奇，心道：「這人的外號怎地如此囉裏囉唆一大串！」只聽那瘦子又道：「咱四兄弟義結金蘭，行俠仗義，專門勸強扶弱，劫富濟貧，江湖上人稱『太岳四俠』，那便是了！」周威信心想：「聽這四人的名號，想來這瘦子輕功了得，那壯漢掌力沉雄，這白臉漢子流星趕月有獨到的造詣，那『煙霞神龍逍遙子』七字，更是武林前輩、世外高人的身份。『太岳四俠』的名頭倒沒聽見過，但既稱得上一個『俠』字，定然非同小可。江湖上有言道：『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於是抱拳說道：「久仰久仰！敝鏢局跟四俠素來沒有過節，便請讓道，日後專誠拜謁。」

蓋一鳴雙刺一擊，叮叮作響，說道：「要讓道那也不難，我們也不要你的鏢銀，只須借一兩件寶物用用，那也行。」周威信道：「什麼寶物？」蓋一鳴道：「嘿，你來問我，這可奇了。你自己不知道，我怎知道？」周威信聽到這裏，知道今日之事決計不能善罷，這一太岳四俠一自是衝着自己背上這對『鴛鴦刀』而來，心想：「江湖上有言道：『容情不動手，動手不容情。』」這四人一出手必是厲害殺着。」當下緩緩抽出雙鞭，道：「既是如此，在下便領教太岳四俠的高招，那一位先上？」他回頭一招手，五名鏢師和總督府的四名衛士一齊走近。周威信低聲道：「對付這些綠林盜賊，不用講什麼江湖規矩，大夥兒來個一擁而上。江湖上有言道：『只要人手多，牌樓抬過河。』」自己心中却另有主意：「讓他們跟四俠接戰，我却是奪路而行，護送鴛鴦刀赴京才是上策。江湖上有言道：『相打一蓬風，有事各西東。』」

只聽蓋一鳴道：「大鏢頭，我是雙刺蓋七省，門門你的鐵鞭拜八方。咱哥兒倆打一個七上八落，七葦八素！一說着身形一晃，搶了上來。周威信竟不下馬，舉起鐵鞭一掃，使一招『桃園奪槊』，將他峨嵋刺格在外檔，雙腿一揀，騎馬竄了出去。蓋一鳴叫道：「好傢伙，大鏢頭要扯呼！」周威信轉頭叫道：「我到林外瞧瞧，是否尚有埋伏！」說着縱馬向外奔出。花劍影流星鎗飛出，逕打他後心。周威信左鞭後揮，使一招『夜闌三寨』，噹的一聲響，將流星鎗盡了回去。

他和花蓋兩人兵刃一交，只覺二人的招數並不如何精妙，內力也是平平，一轉頭，但見那逍遙子仍是靠在樹上，手持旱煙管，瞧着衆鏢師將太岳三俠圍在核心，竟是絲毫不動聲色。周威信心中一驚：「待等那人一出手，我稍遲片刻，便要無法脫身了。江湖上有言道：『晴天不肯走，等到雨淋頭。』」一回手將鐵鞭鞭梢在馬臀上一戳，坐騎發足狂奔，一瞥眼間，猛見逍遙子右手一揚，叫道：「看鏢！」身側風聲響動，黑黝黝一件暗器打到。周威信舉鞭一擋，拍的一響，那暗器竟黏在鋼鞭之上，

並不飛開。他心中更驚：「這逍遙子果是高手，連所使暗器也大不相同。江湖上有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時坐騎絲毫不停，奔出了林子。周威信見身後無人追來，定一定神，瞧鋼鞭上所黏的暗器時，原來是一隻沾滿了泥污的破鞋，爛泥濕膩，是以黏在鞭上竟不脫落。

他更加吃驚，心想：「武林高手飛花摘葉也能傷人，他這雙破鞋飛來，沒傷我性命，算得是手下留情。」一時拿不定主意，該當縱馬奔馳，還是靜以待變。忽聽得林中有人殺豬似的大叫一聲，接着一片寂靜，兵刃相交之聲盡皆止歇。周威信驚疑不定：「難道在這頃刻之間，衆鏢師和四名衛士一起遭了太岳四俠的毒手？」

忽聽得一人大聲叫道：「總鏢頭——總鏢頭——」聽口音正是張鏢師。周威信摸一摸背上包着鴛鴦刀的包袱，却不答應。心道：「江湖上有言道：『若要精，聽一聽，站得遠，望得清。』」過了片刻，又有人叫道：「總鏢頭——快回來！賊子跑了，給我們趕跑。」

周威信一怔，心道：「那有這麼容易之事？」一拉馬韁，圈過馬頭，只見林中奔出一名趙子手來，歡天喜地的叫道：「總鏢頭，點子走啦，膿包得緊，全不濟事。」周威信驚喜交集，道：「當真？」趙子手道：「大夥兒一擁而上，奮勇迎敵。那癆病鬼給張鏢師一刀，砍得肩頭帶花，四個人便都跑了。」周威信見事情不假，心中大喜，縱馬回入林中，說道：「林外有十來個點子埋伏，給我一陣趕殺，通通逃了！」說着這話時，不自覺臉上微微一紅，心道：「江湖上有言道：『做賊的心虛，放屁的臉紅。』」我可得定下神來，別讓人瞧出了破綻。」

張鏢師揚着單刀，得意洋洋的道：「什麼太岳四俠，原來是胡吹大氣！」衆鏢師和衛士縱聲大笑。周威信瞧着豎立在地下的那塊墓碑，兀自不明所以。忽聽得林子後面傳來「哎喲，哎喲」的呻吟之聲。周威信道：「是受傷的點子！」衆人一陣風般奔了過去。聽那呻吟聲是從一片荊棘叢中發出，數十人四散開，登時將荊棘團團圍住。周威信喝道：「小毛賊！快出來吧！」荊棘中呻吟聲却更加響了。周威信手一揚，拍的一聲，一枝甩手箭打了進去。裏面那人「啊」的一聲慘叫，顯已中箭。兩名趙子手齊聲歡呼：「打中了！總鏢頭好箭法！」提刀搶進，將那人揪了出來。衆人一見，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原來那人却是押解鏢銀的大胖子汪鹽商，衣服已給棘刺撕得稀爛。江湖上有言道：「十個胖子九個富，只怕胖子沒屁股。」這個大胖子汪鹽商屁股倒是有的，就是屁股上赫然插了一支甩手箭！

太岳四俠躲在密林之中，眼見威信鏢局一行人走得遠了，這才出來。花劍影撕下一塊衣襟，給逍遙子裏紮肩頭的刀傷。常長風道：「大哥，不礙事麼？」逍遙子道：「沒事，沒事！咱們好漢敵不過人多，算不了什麼。」花劍影道：「我早說敵人聲勢浩大，很不好鬥，二哥偏要出馬，累得大哥受了傷。」蓋一鳴道：「這批渾人胡塗得緊，聽得咱們太岳四俠響噹噹的英名居然不退，那有什麼法子？」逍遙子道：「這也怪不得二弟，要割寶貝嘛，總得找鏢局下手。」常長風道：「現下怎生是好？咱們兩手空空，總不能去見人啊。」

蓋一鳴道：「依我說……」話猶未了，忽聽得林外脚步聲響，有人自南而北，急奔而來。蓋一鳴探頭一望，下垂的眉毛向上一揚，說道：「來的共是兩人！這一次咱們兩個服侍一個，管教這兩隻肥羊走不了！」常長風道：「對！好歹也得弄他幾十兩銀子！」捧起了墓碑，

抱在手裏。原來他外號叫作「雙掌開碑」，便以墓碑作兵器，仗着力大，端起大石碑當頭砸過去，敵人往往給他嚇跑了。至於墓碑是誰的，倒也不拘一格，順手牽碑，瞧是那個人晦氣，死後不積德，撞上他老人家罷了。當下四人一打手勢，分別躲在大樹之後。

那兩人一前一後，奔進林子。前面那人是個二十七八歲的漢子，手執單刀，大聲喝罵：「賊婆娘，這麼橫，當真要殺人麼？」太岳四俠一怔，瞧後面追來那人却是個少婦。那女子背上負着個嬰兒，手持彈弓，吧吧吧吧，一陣聲響，連珠彈猛向那壯漢打去。那壯漢揮單刀左擋右格，却不敵回身砍殺。

逍遙子見一男一女互鬥，喝道：「來者是誰？爲何動手？」蓋一鳴一聲嚨哨，四人齊從大樹後奔出，喝道：「快快住手。」那壯漢向前直衝，回頭罵道：「賊婆娘，你這般狠毒，我可要手下無情了！」那少婦罵道：「狗賊！今日不打死你，我任飛燕誓不爲人。」

便在此時，太岳四俠已攔在那壯漢身側，少婦任飛燕叫道：「林玉龍，你還不給我站住？」林玉龍對阻在身前的常長風喝罵道：「閃開！頭一低，讓開身後射來的一枚彈丸，只聽得『哎喲』一聲，彈丸恰好打中了常長風的鼻子。常長風大怒，罵道：「臭婆娘！你打中我啦！」任飛燕道：「打了你又怎麼樣？」吧吧兩響，兩枚彈丸對準了他射出。常長風高舉墓碑，擋了個空，兩枚彈丸一中胸口，一中手臂，不由得手臂一酸，墓碑碎的一響掉在地下，「哎喲」一聲，跳將起來，原來墓碑顯靈，砸中了他腳趾。

蓋一鳴和花劍影見二哥吃虧，齊向任飛燕撲去。任飛燕拉開彈弓，一陣連珠彈打出。蓋一鳴眉心了一彈，花劍影却被打落了一顆門牙。蓋一鳴大叫：「風緊，風緊！」

任飛燕被四人這麼一阻，眼見林玉龍已頭也不回的奔出林子，心中大怒，急急搶出，回首吧的一響，一彈打出，將逍遙子手中的煙管打落在地。這一彈手勁既強，準頭更是奇佳，乃是彈弓術中出名的「回馬彈」。任飛燕微微一笑，轉頭罵道：「林玉龍你這臭賊，還不給我站住。」只聽林玉龍遙遙叫道：「有種的便跟你大爺真刀真槍戰三百回合，用彈弓趕人，算什麼本事？」

耳聽得兩人越罵越遠，向北追逐而去。花劍影道：「大哥，這林玉龍和任飛燕是什麼人物？」逍遙子沉吟道：「林玉龍是使單刀的好手，那婦人任飛燕是用彈弓的名家。」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

花劍影道：「這少婦相貌不差，想是那姓林的瞧上了她，意圖非禮。」逍遙子道：「正是，想咱們太岳四俠行俠仗義，最愛打抱不平，日後撞上了林玉龍這淫棍，定要好好叫他吃點苦頭。」常長風道：「說不定那林玉龍人有殺父之仇，也不知是誰非。他媽的，腳上這一下子好痛。」說着伸手撫腳。逍遙子正色道：「那姓林的滿臉橫肉，一見便知不是善類。那姓任的女子雖然出手魯莽，但瞧她武功，確是名門正宗。」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

那書生見了四人情狀，吃了一驚，問道：「請問仁兄，要賠什麼？」蓋一鳴道：「賠我們四個的頭昏腦脹啊。每個人一百兩銀子，一共是四百兩！」那書生舌頭一伸，道：「這錢貴？便是當今皇上頭疼，也不用這許多銀子醫治。」蓋一鳴道：「皇帝老兒算什麼東西？你拿我們比作皇帝，當真大膽，這一次不成了，四百兩得翻上一翻，共是八百兩。」那書生道：「仁兄比皇上還要尊貴，當真令人好生佩服。請問仁兄尊姓大名，是什麼來頭。」蓋一鳴道：「嘿，在下姓蓋名一鳴，江湖上人稱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獨脚水上飛、雙刺蓋七省。太岳四俠中排行第四。」那書生拱手道：「久仰，久仰。」向花劍影道：「這一位仁兄呢？」



周鳴信道：「小毛賊！快出來！」

花劍影眉頭一皺，道：「誰有空跟你這酸丁稱兄道弟？」一把推開那書生，提起他所挑的籃子一掂，入手只覺沉甸甸的，心頭一喜，打開籃子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原來滿籃子都是舊書。常長風喝道：「呸！都是廢物。」那書生忙道：「仁兄此言差矣！聖賢之書，如何能說是廢物？有道是書中自有黃金屋。」常長風道：「書中有黃金？這些破書一文錢一斤，也沒人要。」這時蓋一鳴已打開扁擔頭另一端的行李，除了布被布衣之外，竟無絲毫值錢之物。太岳四俠都是好生失望。那書生道：「在下遊學尋母，得見四位仁兄，幸如何之？四位號稱太岳四俠，想必是扶危濟困，行俠仗義，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了。」逍遙子道：「你這幾句話倒還說得不錯。」那書生道：「今日得見英俠，當真是三生有幸。」

幸。在下眼前恰好有一件為難之事，要請四位大俠拔刀相助，賜予援手。」逍遙子道：「這容易！我們做俠客的，倘若見到旁人有難而不伸手，那可空負俠義之名。」那書生連連作揖道謝。蓋一鳴道：「到底是誰欺侮了你？」那書生道：「這件事說來慚愧，只怕四位兄台見笑。」花劍影恍然大悟，道：「啊，原來是你妹子生得美貌，給惡霸強搶去了。」那書生搖頭道：「不是，我沒有妹子。」蓋一鳴鼓掌道：「嘿，定是什麼土豪還是官強佔了你的老婆。」那書生搖頭道：「也不是。我還沒娶親，何來妻室？」常長風焦躁起來，大聲道：「到底是什麼事？快給我爽爽快快的說了吧。」那書生道：「說便說了，四位大俠可別見怪。」

太岳四俠雖然自稱「四俠」，但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從來沒聽人這麼大俠前、大俠後的恭恭敬敬，這時聽那書生言語之中對自已如此尊重，各人都是胸脯一挺，齊道：「快說快說，有什麼為難之事，太岳四俠定當為你擔代。」那書生團團一揖，說道：「在下江湖飄泊，道經貴地，阮囊羞澀，床頭金盡，只有求懇太岳四俠相助幾十兩紋銀。四俠義薄雲天，樂善好施，在下這裏先謝過了。」

四俠一聽，不由得一齊皺起眉頭，說不出話來。他們本要打劫這個書生，那知被他一番言語，反給擠得下不了台。雙掌開碑常長風伸手一拍胸口，大聲道：「大丈夫為朋友兩肋插刀，尚且不辭，何況區區幾十兩紋銀？大哥、三弟、四弟，拿錢出來啊。我這裏有——」伸手到懷裏一掏，單掌不開，原來衣囊中空如也，連一文銅錢也沒有。

幸好花劍影和蓋一鳴身邊還有幾兩碎銀子，兩人掏了出來，交給書生。那書生打躬作揖，連連稱謝，說道：「助銀之恩，在下終身不忘，他日山水相逢，自當報德。」說着，揚長出林。

他走出林子，哈哈大笑，對那書生道：「這幾兩銀子，都賞了你吧！」那書生整理給四人翻亂了的行李，揭開一本舊書，太阳光下金光耀眼，書頁之間，竟夾着無數一片薄薄金葉子，笑道：「相公跟他們說書中自有黃金，他們偏偏不信。」

太岳四俠雖然偷雞不着蝕把米，但覺做了一件豪俠義舉，心頭倒是說不出的舒暢。蓋一鳴道：「這書生漫遊四方，定能傳揚咱們太岳四俠的名頭……」話猶未了，忽聽得響鈴聲響，蹄聲得得，一乘馬自南而來。逍遙子道：「各位兄弟，聽這馬兒奔跑甚速，倒是一匹駿馬。不管怎麼，將馬兒扣下來再說，便是沒什麼其他寶物，這匹馬也可當作禮物了。」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忙解下腰帶，說道：「快解腰帶，做個絆馬索。」當下將四根腰帶接了起來，正要往兩棵大樹之間拉開，那馬已奔進林來。

馬上乘客見四人蹲在地下拉扯繩索，一怔勒馬，問道：「你們在幹什麼？」蓋一鳴道：「安祥馬索兒……」話一出口，知道不妥，回首一瞧，只見馬上乘客是個美貌少女，這一瞧之下，先放下一大半心。那少女問道：「安祥馬索幹麼？」蓋一鳴站直身子，拍了拍手上的塵土，說道：「絆你的馬兒啊！好，你既已知道，這絆馬索也不用了。你乖乖下馬，將馬兒留下。你好好去吧，咱們太岳四俠決不能欺侮單身女子，自壞名頭。」那少女嫣然一笑，說道：「你們要留下我馬兒，還不是欺侮我嗎？」蓋一鳴結結巴巴的道：「這個嘛……自有道理。」逍遙子道：「我們不欺侮你，只欺侮你的坐騎。一頭畜牲，算得什麼？」他見這馬身軀高大，毛光如油，極是神駿，兼之金勒銀鈴，單是這副鞍具，所值便已不菲，不由得越看越愛。

蓋一鳴道：「不錯，我們太岳四俠，是江湖上鐵錚錚的好漢，決不能難為婦孺之輩。你只須留下坐騎，我們不碰你一根毫毛。想我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那少女伸手掩住雙耳，忙道：「別說，別說。你們不知道我是誰，我也不知道你們是誰，是不是？」蓋一鳴奇道：「是！是！不知道那便如何？」那少女微笑道：「咱們既然互不相識，若有得罪，多多便不能怪我。呸！好大膽的毛賊，四個兒一齊上吧！」

四人眼前一幌，只見那少女手中已多了一對雙刀，這一下兵刃出手，其勢如風，縱馬向前一衝，俯身右手一刀割斷了絆馬索，左手一刀便往蓋一鳴頭頂砍落。蓋一鳴叫道：「好男不與女鬥！何必動手……」眼見白光閃動，長刀已砍向面門，急忙舉起鋼鞭一擋。鏗的一響，兵刃相交，但覺那少女的刀上有股極大黏力，一推一送，手中兵刃拿捏不住，登時脫手飛出，直射上數丈之高，釘入了一棵大樹的樹枝。

花劍影和常長風雙雙自旁搶上，那少女騎在馬上，居高臨下，左右雙刀連砍，花常二人堪堪招架不住。那少女見了常長風手中的石碑，甚是奇怪，問道：「喂，大個子，你拿着的是什麼玩意兒？」常長風道：「這是常二俠的奇門兵刃，不在武林十八般兵器之內，招數奇妙，啊……哎呀！」却原來那少女反轉長刀，以刀背在他手腕上一敲。常長風吃痛，奇門兵刃脫手，無巧不巧，又砸上先前那得腫起的腳趾。

逍遙子見勢頭不妙，提起旱煙管上前夾攻，他這煙管是精鐵所鑄，使的是判官筆招數，居然出手點穴打穴，只是所認穴道不大準確，未免失之尺寸，謬以萬里。那少女瞧得暗暗好笑，賣個破綻，讓他煙管點中自己左腿，只感微微生疼，喝道：「癆病鬼，你點的是什麼穴？」

逍遙子道：「這是『中竇穴』，點之腿膝麻痺，四肢軟癱，還不給我束手待縛？」那少女笑道：「中竇穴不在此處，偏左了兩寸。」逍遙子一怔，道：「偏左了，不會吧？」伸出煙管，又待夾點。那少女一刀砍下，將他煙管打落，隨即雙刀交於右手，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領，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點，那馬一聲長嘶，直竄出林。逍遙子給她拿住了後頸，全身麻痺，四肢軟癱，只有束手待縛。太岳四俠中剩下三俠大呼：「風緊，風緊！沒命價撒腿追來。」

那馬瞬息間奔出里許。逍遙子給她捉着，雙足在地下拖動，擦得鮮血淋漓，說道：「你抓住我的風池穴，那是足少陽和陽維脈之會，我自然是無法動彈，那也不足為奇，非戰之罪，難免猶榮。」那少女格格一笑，勒馬止步，將他擲在地下，說道：「你自身的穴道倒說得對！」突然冷笑一聲，伸刀架在他頸中，喝道：「你對姑娘無禮，不能不殺！」逍遙子嘆了口氣道：「好吧！不過你最好從我天柱穴中下刀，一刀氣絕，免得受痛苦！」那少女忍不住好笑，心想這病鬼臨死還在鑽研穴道，我再嚇他一嚇，瞧他如何，於是將刀刀抵在他頭頂「天柱」和「風池」兩穴之間，說道：「便是這裏了。」逍遙子大叫：「不，不，姑娘錯了，還要上去一寸二分……」

只聽得來路上三人氣急敗壞的趕來，叫道：「姑娘連我們三個一起殺了……」正是常長風等三俠。那少女道：「幹什麼自己來送死？」蓋一鳴道：「我太岳四俠義結金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姑娘殺我大哥，我兄弟三人不願獨生，便請姑娘一齊殺了。有誰皺一皺眉頭，不算是好漢！」說着走到逍遙子身旁，直挺挺的一站，竟是引頸待戮。

想構題專

- 。份部的量份具最誌雜是導報題專
- 。材題的適合將請，者讀給開公欄專個這把刊本
- 們我給寄，網大列詳
- 。址地及名姓實真人供提明註請函來

事趣活生

- 的式「篇頭解」是不有，事的趣有多很過歷經定一你
- ，節情的盡說以可語兩言三
- 。們我給寫幅篇的右左字百三以請
- 。表發名姓實真以需並，事的歷經身親是須必稿來
- 。元百三幣台新酬致篇每，者用刊經凡

橋見意

- 。環一的要重極會社主民是通溝和達表見意
- 表個一供提衆大為，欄專個這出關刊周報時
- 。橋的道孔論言各通溝座一，台講的見意達
- 。址地及名姓實真明註請函來
- 。酬薄致略後出刊

徵

(九〇一) 寄請均稿來上以
刊周報時號二三一街理大市北台
。收部輯編 (版內國)
。稿退不恕，者資郵稿退附未凡

怒馬奔刀

●金庸／著 ●王壯爲／題字

●龍思良／插圖



那少女舉刀半空，作勢砍落，蓋一鳴裂嘴一笑，毫不閃避。那少女道：「好？你們四人武藝平常，義氣却重，算得是好漢子，我饒了你們吧。」說着收刀入鞘。四人喜出望外，大是感激。蓋一鳴道：「請問姑娘尊姓大名，我們太岳四俠定當牢記在心中，日後以報不殺之恩。」那少女聽他仍是口口聲聲自稱「太岳四俠」，絲毫不以為愧，忍不住又是格的一笑，說道：「我的姓名你們不用問了。我倒要問你們，幹麼要搶我的坐騎？」蓋一鳴道：「今年三月初十，是晉陽大俠蕭半和的五十誕辰……」那少女聽到蕭半和的名字，微微一怔，道：「你們識得蕭老英雄麼？」蓋一鳴道：「我們不識蕭老英雄，只是素來仰慕他老人家的英名，算得上是神交已久，要乘他五十誕辰前去拜壽。說來慚愧，我們四兄弟少了一份賀禮，上不得門，因此……便……所……以……這個……」那少女笑道：「原來你們要搶我坐騎去送禮。這隻金釵給了你們，釵上這顆明珠很值錢，你們拿去作爲賀禮，蕭老英雄一定喜歡。」說着一提馬韁，那駿馬四蹄翻飛，遠遠去了。

蓋一鳴持釵在手，但見釵上一顆明珠又大又圓，寶光瑩然，四俠雖然不大識貨，却也知道是一件希世之珍。四俠呆呆望着這顆明珠，都是歡喜不盡。逍遙子道：「這位姑娘慷慨豪爽，倒是我輩中人。」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

那少女坐在甘亭鎮汾安客店的一間小客房裏，桌上放着一把小小酒壺，壺裏裝的是天下馳名的汾酒。這甘亭鎮在晉南臨汾縣與洪洞縣之間，正是汾酒的產地。可是她只喝了一口，嘴裏便辣辣的又麻又痛，這酒實在並不許喝。爲什麼爹爹却這麼喜歡？爹爹常說：「女孩子不許喝酒。」在家中得聽爹爹的話，這次一個人偷偷出來，這汾酒非得好好喝上一壺不可。但要喝乾這一壺，可還真不容易。她又喝了一大口，自覺臉上有些發熱，伸手一摸，竟有些燙手。

隔壁房裏的鏢客們却是你一杯，我一杯的不停乾杯，難道他們不怕辣麼？一個粗大的嗓子叫了起來：「夥計，再來三斤！」那少女聽着搖了搖頭。另一個聲音說道：「張兄弟，這道上還是把細些的好，少喝幾杯！江湖上有言道：『手穩口也穩，到處好藏身。』待到了北京，咱們再痛痛快快的醉一場。」先前那人笑道：「總鏢頭，我瞧你也是穩得太過了。那四個點子胡吹一輪什麼太岳四俠，就把你嚇得……嘿，嘿……夥計，快打酒來。」

那少女聽到「太岳四俠」的名頭，忍不住便要笑出聲來，想來這批鏢師也跟太岳四俠交過手啦。只聽那總鏢頭說道：「我怕什麼了？你都知道我身上挑的千斤重擔啊。這十萬兩鹽鏢，也沒放在我姓周的心上。哼，這時也

不便跟你細說，到了北京，你自會知道。」那張鏢師笑道：「不錯，不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嘿，嘿，鴛鴦刀啊鴛鴦刀！」

那少女一聽到「鴛鴦刀」三字，心中怦的一跳，將耳朵湊到牆壁上，想聽得仔細些，但隔壁利時之間聲息全無。那少女心裏一動，從房門中溜了出去，悄悄走到衆鏢師的窗下一站。只聽得周總鏢頭說道：「你怎知道？是誰洩漏了風聲？張兄弟，這件事可不是鬧着玩的。一他壓低了嗓門，但語調却極是鄭重。那張鏢師輕描淡寫的說道：『這裏的兄弟們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單就你自己，才當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大秘密。』周總鏢頭聲音發顫，忙問：『是誰說的？』張鏢師道：『哈哈，還能有誰？是你自己。』周總鏢頭更急了，道：『我幾時說過？張兄弟，今日你不說個明明白白，咱哥兒們可不能算完。我姓周的平素待你不薄啊……』只聽另一人道：『周總鏢頭，你別急。張大哥的話沒錯，是你自己說的。』周總鏢頭道：「我？我？我怎麼會？」那人道：「咱們鏢車一離西安，每天晚上你睡着了，便儘說夢話，翻來翻去總是說：『鴛鴦刀，鴛鴦刀！這一次送去北京，可不能出半點岔子，得了鴛鴦刀，無敵於天下……』』周威信又驚又愧，那裏還說得出話來？怎想得到自己牢牢守住的大秘密，只因爲白天裏盡是想着，腦中除了「鴛鴦刀」之外沒再轉其他念頭，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睡夢中竟會說了出來。他向衆鏢師團團一揖，低聲道：「各位千萬不可再提『鴛鴦刀』三字。從今晚起，我用布包着嘴巴睡覺。」

那少女在窗外聽了這幾句話，心中大樂，暗想：「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一對鴛鴦刀，竟然在這鏢師身上。我盜了回去，瞧爹爹怎麼說？」

原來這少女姓蕭名中慧，她爹爹便是晉陽大俠蕭半和。蕭半和威名遠震，與江湖上各路好漢廣通聲氣，上月間得到訊息，武林中失落有年的一對鴛鴦刀重現江湖，竟爲川陝總督劉於義所得。這對刀和蕭半和大有淵源，他非奪到手不可，心下計議，料想劉於義定會將寶刀送往京師，呈獻皇帝，與其到西安府重兵駐守之地搶奪，不如攔路截劫。豈知那劉於義狡猾多智，一得到寶刀，便大布疑陣，假差官、假軍隊，派了一次又一次，使得觀觀這對寶刀的江湖豪士接連上當，反而折了不少人手。蕭半和想起自己五十年生將屆，於是撒下英雄帖，廣邀秦晉冀魯四省好漢來喝一杯壽酒，但有些英雄帖中却另有附言，囑託各人竭盡全力，務須將這對寶刀劫奪下來。當然，若不是他熟知其人的血性朋友，請帖中自無附言，否則風聲洩漏，打草驚蛇，別說寶刀搶不到，只怕還累了好朋友們的性命。

蕭中慧一聽父親說起這對寶刀，當即躍躍欲試。蕭半和派出徒兒四處撒英雄帖，她便也要去，蕭半和派人在陝西道上埋伏，她更加要去。但蕭半和總是搖頭說道：「不成！」她求得急了，蕭半和便道：「你問你大媽去，問你媽媽去。」蕭半和有兩位夫人，大夫人姓袁，二夫人姓楊。中慧是楊夫人所生，可是袁夫人對她十分疼愛，和自己親生的女兒一般無異。楊夫人說不能去，中慧還可撒嬌，還可整天說非去不可，但袁夫人一說不能去，中慧便不敢辯駁。這位袁夫人對她很是慈和，但神色間自有一股威嚴，她從小便不敢對大媽的話有半點違

拗。

然而搶奪寶刀啊，又凶險，又奇妙，這是多麼有趣的事。蕭中慧一想到，無論如何捺捺不住，終於在一天半夜裏，留了個字條給爹爹、大媽和媽媽，偷偷牽了一匹馬，便離了晉陽。她遇到了要去給爹爹拜壽的太岳四俠，覺得天下的英雄好漢，武功也不過如此；她聽到了鏢師們的說話，覺得要刼奪鴛鴦刀，也不是什麼難事。

她轉過身來，要待回到房中，再慢慢盤算如何向鏢隊動手，只跨出兩步，突然之間，隔着天井的對面房中傳出噓的一聲響，這是她從小就聽慣了的兵刃撞擊聲。她心中一驚：「啊喲，不好！人家瞧見我啦！」却聽得一人罵道：「當真動手麼？」一個女子聲音叫道：「那還跟你客氣？」但聽得乒乒乓乓之聲不絕，打得甚是激烈，還夾雜一個嬰兒的大聲哭叫。對面房中窗格上顯出兩個黑影，一男一女，每人各執一柄單刀，縱橫揮霍，拼命砍殺。

這麼一打，客店中登時大亂。只聽得周總鏢頭喝道：「大夥兒別出去，各人戒備，守住鏢車，小心歹人的調虎離山之計。」蕭中慧一聽，心想：「這麼不要性命拼鬥，那裏是調虎離山的假打？只可惜他不出來瞧瞧，否則倒真是盜刀的良機。」再瞧那兩個黑影時，女的顯已力乏，不住倒退，那男的却步步進逼，毫不放鬆。她俠義之心登起，心想：「這惡賊好生無禮，晝夜搶入女子房中，橫施強暴，這抱不平豈可不打？」待要衝進去助那女子，但轉念一想：「不好！我一出手，不免露了行藏，若是教那些鏢師瞧見了，再下手盜刀不很容易。」當下強忍怒氣，只聽得兵刃相擊之聲漸緩，男女兩人破口大罵起來，說的是魯南土語，蕭中慧倒有一大半沒能聽懂。

她聽了一會，煩躁起來，正要回房，忽聽得呀的一聲，東邊一間客房的板門推開，出來一個少年書生。只聽他朗聲說道：「兩位何事爭吵？有話好好分辨道理，何以動刀動槍？」他一面說，一面走到男女兩人的窗下，似要勸解。蕭中慧心道：「那惡徒如此兇蠻，誰來跟你講理？」只聽得那房中兵刃相交之聲又起，小兒啼哭之聲越來越響，驚地裏一粒彈丸從窗格中飛出，拍的一聲，正好將那書生的帽子打落在地。那書生叫道：「啊啲，不好！」接着喃喃自言自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這還是明哲保身要緊。」說着便慢慢退回房中。

蕭中慧既覺好笑，又替那女子着急。心想那惡賊肆無忌憚。這女子非吃大虧不可。但這時那房中門毆之聲已息，客店中登時靜了下來。蕭中慧心下琢磨：「爹爹常說，行事當分輕重緩急，眼前是盜刀要緊，只好讓那兇徒無法無天。」當下回到房中，關上了門，躺在炕上，尋思如何劫那寶刀：「這鏢隊的人可真不少，我一個人怎對付得了？本該連夜趕回晉陽，去跟爹爹說知，讓他來調兵遣將。可是倘若我用計將刀盜來，雙手捧給爹爹，豈不是更妙？」想到得意之處，左邊臉頰上那個酒窩兒深深陷了進去。可是用什麼計呢？她自幼得爹爹調教，武功甚是不弱。但說到用計，咱們的蕭姑娘可不大在行，肚裏計策不算多，簡直可以說不大有。

她躺在炕上，想得頭也痛了，雖想出了五六個法兒，但仔細一琢磨，竟是沒一條管用。朦朦朧朧間眼皮重了起來，靜夜之中，忽聽得篤、篤、篤……一聲一聲自遠而近的響着，有人以鐵杖敲擊街上的石板，一路行來，顯然是個盲人。

敲擊的聲音響到客店之前，戛然而止，接着那鐵杖便在店門上突、突、突的響了起來，跟着是店小二開門聲，呵斥聲，一個蒼老的聲音哀求着要一間店房。店小二要

他先給錢，那老瞎子給了錢，可是還差着兩吊。於是推拒聲、祈懇聲、店小二罵人的污言穢語，一句一句傳入蕭蕭瑟的耳裏。

她越聽越覺那盲人可憐，當下翻身坐起，在包袱中拿了一小錠銀子，開門出去，却見那個書生已在指手劃腳、之乎者也的和店小二理論，看來他雖要明哲保身，還是不免喜歡多管閒事。只聽他說道：「小二哥，敬老恤貧，乃是美德，差這兩吊錢，你就給他墊了，也就完啦。」店小二怒道：「相公的話倒說得好聽，你既好心，那你便給他墊了啊。」那書生道：「你這話又不對了。想我是行旅之人，盤纏帶得不多，寶店的價錢又大得嚇人，倘若隨便出手，轉眼間便如夫子之厄於陳蔡了。因此，所以，還是小二哥少收兩吊錢吧。」

蕭中慧噗嗤一笑，叫道：「喂，小二哥，這錢我給墊了，接着！」店小二一抬頭，只見白光一閃，一塊碎銀飛了過來，忙伸手去接。他這雙手銀子是接慣了的，可說百不失一，這般空中飛來的銀子，這次却是生平頭一遭遇上，不免少了習練，噗的一聲，那塊銀子已打中他的胸口，雖說是銀子，打在身上畢竟也有些疼痛，忍不住「啊啲」一聲叫了出來。

那書生道：「你瞧，人家年紀輕輕的一位大姑娘，尚自如此好心。小二哥，你枉爲男子漢，那可差得遠了。」蕭中慧向他掃了一眼，只見他長臉俊目，劍眉斜飛，容顏間英氣逼人，心中一跳，忙低下頭去。只聽那老瞎子道：「多謝相公好心，你給老瞎子付了房飯錢，真是多謝多謝，但不知恩公高姓大名，我瞎子記在心中，日後也好感恩報德。」那書生道：「小可姓袁名冠南，區區小事，何足掛齒，老丈你尊姓大名啊？」那老瞎子道：「我瞎子的賤名，叫做卓天雄。」

蕭中慧心中正自好笑：「這老瞎子當真是眼盲心也盲，明明是我給的銀子，却去多謝旁人。」突然間聽到「卓天雄」三字，心頭一震：「這名字好像聽見過的。那天爹爹和大媽似乎曾低聲說過這個名字，那時我剛好走過大媽房門口，爹爹和大媽一見到我，立時便住了口。但說不定是同名同姓，更許是音同字不同。我爹爹怎能識得這個老瞎子？」

袁冠南伴了卓天雄，隨着店小二走到內院。經過蕭中慧身旁時，袁冠南突然躬身長揖，說道：「姑娘，你帶了很多銀子出來麼？」蕭中慧沒料到他竟會跟自己說話，臉上一紅，似還禮不似還禮的蹲了一蹲，說道：「怎麼

「？」袁冠南道：「小可見姑娘如此豪闊，意欲告貸幾兩盤纏之資！」蕭中慧更沒料到 he 居然會單刀直入的開口借錢，越加發窘，滿臉通紅，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呆了
一呆，轉過臉去。那書生道：「好，既不肯借，那也不妨。待小可去打別人主意吧！」說着又是一揖，轉身回
進了房中。

蕭中慧心頭怦怦而跳，一時定不下神來，忽然之間，
那邊房裏兵刃聲和喝罵聲又響了起來，砰的一聲大響，
窗格飛開，一個壯漢手持單刀，從窗中躍出，左手中却
抱了個嬰兒。跟着一個少婦從窗裏追了出來，頭髮散亂
，舞刀叫罵：「快還我孩子，你抱他到那裏去？」兩人
一前一後，直衝出店房。蕭中慧見那少婦滿臉惶急之情

怒氣再也難以抑制，心道：「這兇徒搶了她的孩子，如此傷天害理，非伸手管一管不可！」忙回房取了雙刀，趕將出去。

遠遠聽見那少婦不住口的叫罵：「快放下孩子，半夜三更的，嚇壞他啦！你這千刀萬剮的惡賊，嚇壞了孩子，我……我……」蕭中慧循聲急追，那知這兇徒和少婦的輕身功夫均自不弱，直追出里許，眼見二人雙刀相交，正自惡鬥。那兇徒懷抱孩子，形勢不利，當即將孩子

誰說國片沒有世界巨構

使你無法抗拒欣賞

本院重金爭取下期獻鉅

實驗電影
金穗獎得主
金菊王
導演

最玄異的中國幽靈電影
娛樂片大巨製

萬國 復興 南山 松都 三重 板橋 中國 永和 國華 士林 陽明 景美 景美

一地壓倒怪異 | 吃驚令你奇得

耗資兩千餘萬 拍攝一年有半 60年 中外電影史上 第一部

去年
是醉拳
今年
是怪談

美麗玉女

胡茵夢

大詩人

管
管

暨國片十二巨星領銜主演

出品人 簡鴻基
監製 林琳
製片 唐宋

國片史上嶄新的一頁

奇哥五週年，
送您

5週年

個獎



獎品內容：

- 特獎** 1名，獨得值5000元奇哥高貴禮品1份。
- 頭獎** 1名，獨得值2000元奇哥高貴禮品1份。
- 貳獎** 3名，各得值1000元奇哥高貴禮品1份。
- 參獎** 100名，各得值75元奇哥高貴禮品1份。
- 肆獎** 200名，各得值25元奇哥高級安全玩具乙個。
- 紀念獎** 240名，享受奇哥之友乙年九折特別優待。
- 特別獎** 10名，各得值1000元第一健診免費體檢券乙張。

●凡購貨滿300元者，皆可參加抽獎
時間：自即日起至9月27日止



奇哥 寶寶的第一個朋友
嬰兒用品

門市部 /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08號
電話 / 561-0726

放在一塊青石之上，揮刀砍殺。蕭中慧停步站住，先瞧一瞧那兇徒的武功，但見他臂力強猛，刀法兇悍，那少婦邊打邊退，看來轉瞬間便要傷在他的刀下。蕭中慧提刀躍出，喝道：「惡賊，還不住手？」右手短刀使個虛式，左手長刀連刺那兇徒的胸膛。

那少婦見蕭中慧殺出，呆了一呆，心忖孩子，忙搶過去抱起。那兇徒舉刀一擡，問道：「你是誰？」蕭中慧微微冷笑，道：「打抱不平的姑娘。」揮刀砍出，她除了跟爹爹及師兄們過招之外，當真與人動手第一次是對付太岳四俠，第二次便是鬥這兇徒了。這兇徒的武功可比太岳四俠強得多，招數變幻，一柄單刀盤旋飛舞，左手不時還擊出沉雄的掌力。袁中慧叫道：「好惡賊，這麼橫！」左手刀着着進攻，驀地裏使個「分花拂柳式」，長刀急旋。那惡賊吃了驚，側身閃避。蕭中慧叫道：「躺下！」短刀斜削，那兇徒左腿早上着。他大吼一聲，一足跪倒，兀自舉刀還招。蕭中慧雙刀齊劈，引他橫刀擋架，一腿掃去，將他踢倒在地，跟着短刀又刺他右腿。



陡然間風聲颯然，一刀自後襲到，蕭中慧吃了一驚，顧不到傷那兇徒，急忙迴刀招架，這一招「獅子回首」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噹的一聲，雙刀相交，黑暗中火星飛濺。她一看之下，更加驚得呆了，原來在背後偷襲的，竟然是那懷抱孩子的少婦。這少婦一刀被她架開，跟着又是一刀，蕭中慧識得這一招「夜叉探海」志在傷敵，竟是不顧自身安危的拼命打法，當即揮短刀擋過，叫道：「你這女人莫不是瘋了？」那少婦道：「你才是瘋了！」單刀斜閃，溜向蕭中慧長刀的刀盤，就勢推撥，滑近她的手指。蕭中慧一驚，見這少婦力氣不及那兇徒，但刀法之狡譎，却遠有過之。

這時那兇徒已包紮了腿上的傷口，提刀上前夾擊，兩人一攻一拒，招招狠辣。蕭中慧暗叫苦：「原來這兩個人設下圈套，故意引我上當。」她刀法雖精，究竟是少了臨敵的經歷，這時子夜荒墳，受人夾擊，不知四下裏還伏了多少敵人，不由得心中先自怯了，一面打，一面罵道：「我和你們無怨無仇，幹麼設下這毒計害我？」那兇徒罵道：「誰跟你相識了？小賤人，無緣無故的來砍我。」

一刀。」那少婦也喝道：「你到底是什麼路道，不問青紅皂白便出手傷人。」問那兇徒道：「龍哥，你腿上傷得怎樣？」語意之間，極是關切。那兇徒道：「他媽的，痛得厲害。」蕭中慧奇道：「你們不是存心害我麼？」那少婦道：「你到這幹什麼的？這麼強兇霸道，自以為武藝高強麼？我瞧也不見得，可真是不要臉哪。」蕭中慧怒道：「我見你給這兇徒欺侮，好心救你，誰知你們是假裝打架。」那少婦道：「誰說假裝打架？我們夫婦爭鬧，平常得緊，你多管什麼閒事？」

蕭中慧聽得「夫婦爭鬧」四字，大吃了一驚，結結巴巴的道：「你們……你們是夫妻？」當即向後躍開，腦中一陣混亂。那壯漢道：「怎麼啦？我們一男一女住在一房，又生下了孩子，難道不是夫妻麼？」蕭中慧奇道：「這孩子是你們的兒子？」那少婦道：「他是孩子爸爸，我是孩子媽媽，礙着你什麼事了？他叫林玉龍，我叫任飛燕，你還要問什麼？」說着氣鼓鼓的舉刀半空，又要搶上砍落。

蕭中慧道：「你們既是夫妻，怎地又打又罵，又動刀。」



子？」任飛燕冷笑道：「哈哈，大姑娘，等你嫁了男人，那就明白啦。夫妻若是不打架，那還叫什麼夫妻？有道是床頭打架床尾和，你見過不吵嘴不吵架的夫妻沒有？」蕭中慧脫口而出，說道：「我爹爹媽媽就從來不吵嘴不吵架。」林玉龍撫着傷腿，罵道：「他媽的，這算什麼夫妻？定然路道不正！啊啊，啊啊……」任飛燕聽得丈夫呼痛，忙放下孩子，去瞧他傷口，這神情半點不假，當真是一對恩愛夫妻。林玉龍兀自喃喃罵道：「他媽的，不拌嘴不動刀子，這算是什麼夫妻？」

蕭中慧一怔，心道：「嘿，這可不是罵我爹娘來着！」胸口怒氣上衝，又想起前教訓教訓他，但以一敵二，料想打不過，眼見那嬰兒躺在石上，啼哭不止，一轉身抱起嬰兒，飛步便奔。

任飛燕替丈夫包好傷口，回頭却不見了兒子，驚道：「兒子呢？」林玉龍「啊」一聲，跳了起來，說道：「給那賤人抱走啦。」任飛燕道：「你怎不早說？」林玉龍道：「你自己抱着的，誰教你放在地下？」任飛燕大怒，飛身上前，吧的一聲，打了他一個嘴巴，罵道：「我給你包傷口啊！死人！」林玉龍回了一拳，罵道：「兒子也管不住，誰要你討好？」任飛燕道：「畜生，快去搶回兒子，回頭再跟你算帳。」說着拔步狂追。林玉龍道：「不錯，搶回兒子要緊。臭婆娘，自己親生兒子也管不住，有個屁用？」跟着追了下去。

蕭中慧躲在一株大樹背後，按住小孩嘴巴，不讓他哭出聲來，眼見林玉龍夫婦邊罵邊追，越追越遠，心中暗暗好笑，突然間身上一陣熱，一驚低頭，只見衣襟上濕了大片，原來那孩子拉了尿。她好生煩惱，輕輕在孩子身上一拍，罵道：「要拉尿也不說話？」那孩子不滿週歲，如何會說話？給她這麼一拍，放聲大哭起來。蕭中慧心下不忍，只得「乖孩子，好寶貝」的慢慢哄他。哄了一會，那孩子合眼睡着了。蕭中慧見他肥頭胖耳，臉色紅潤，像個小和尚，甚是可愛，不由得頗為喜歡，心想：「去還給他爹爹媽媽吧，嚇得他們也够了。」眼見這對夫婦雙雙向北，當下也不回客店，向北追去。

行了十餘里，天已黎明，那對夫妻始終不見，待得天色大明，到了一座樹木茂密的林中，鳥鳴聲此起彼和，野花香氣撲鼻而至。蕭中慧見林中景色清幽，一夜不睡，也真倦了，於是揀了一處柔軟的草地，倚樹養神，低頭見懷中孩子睡得香甜，過不多時，自己竟也睡着了。

下期待續

怒馬奔刀

●金庸／著 ●王壯爲／題字 ●龍思良／插圖



「張鏢師昨天打跑了太岳四俠，一直飄飄然的自覺英雄了得，聽周威信這麼說，心道：『就算他輕身功夫不壞，一個老瞎子又怕他何來？我瞧你啊，見了耗子就當是大蟲。』」彎腰從地下拾起一塊小石子，使出打飛蝗石手法，沉肘揚腕，向那瞎子打了出去。只聽得嗤嗤聲響，石子破空，去勢甚急，那瞎子更不抬頭，鐵杖微抬，嘴的一聲響，將那石子激了回來。張鏢師叫道：「啊！那瞎子打中了他額角，鮮血直流。鏢隊中登時一陣大亂。」

張鏢師叫道：「賊瞎子，有你我沒我！」縱馬上前，舉刀便往瞎子肩頭砍了下去。那瞎子舉杖一格，張鏢師手中單刀倒翻上來，只震得手臂酸麻，虎口隱隱生疼。詹鏢師叫道：「有強人哪，併肩子齊上啊。」眾人雖見那瞎子武功高強，但想他終究只是一人，眼睛又瞎了，好漢敵不過人多，於是刀槍並舉，七八名鏢師、衛士，將他圍在核心。那瞎子毫不在意，鐵杖輕揮，東一敲，西一敲，只數合間，已將一名衛士打倒在地。

周威信遠遠瞧着，只見這老瞎子出手沉穩，好整以暇，竟似絲毫沒將眾敵手放在心上，驀地裏見他眼皮一翻，一對眸子精光閃爍，竟然不是瞎子，跟着轉身，抬腿將詹鏢師踢了個筋斗。周威信大駭，知道這瞎子決非太岳四俠中的逍遙子可比，却是當真身負絕藝的高手，想到自己背上的重任，高叫：「張兄弟，你將這老瞎子拿下了，可別傷他性命。我先行一步，咱們洪洞縣見。」心道：「江湖上有言道：『路逢險處須當避，不是才子莫吟詩。』」雙腿一夾，縱馬奔向前去。

剛進樹林，只見一株大樹後刀光閃爍，他是老江湖了，心下暗暗叫苦：「原來那瞎子並非獨腳大盜，這裏更伏下了幫手。」當下沒命催馬向前急馳，只馳出四五丈，便見一個人影從樹後閃了出來。

周威信見這人手持單刀，神情兇猛，當下更不打話，手一揚，一枝甩手箭脫手飛出，向那人射去，同時縱騎衝前。那人揮刀格開甩手箭，罵道：「什麼人，亂放暗箭子？」另一人跟着趕到，喝道：「你有暗箭子，我便沒有麼？」拉開彈弓，吧吧吧一陣響，八九枚連珠彈打了過來，有兩枚打在馬背上，那馬吃痛，後腿亂跳，登時將周威信掀下馬來。周威信早已執鞭在手，在地下打個滾，剛躍起身來，吧的一聲，手腕上又中一枚彈丸，鐵鞭拿不住，掉在地下。那兩人一左一右，同時搶上，雙刀齊落，架在他頸中，一人問道：「你是什麼人？」

另一個問道：「幹麼亂放暗箭子？」先一人又道：「你瞧見我的孩子沒有？」另一人又問：「有沒有見一個年輕姑娘走過？」先一人又問：「那年輕姑娘有沒有抱着孩子？」

片刻之間，每個人都問了七八句話，周威信便是有十張嘴，也答不盡這許多話。原來這兩人正是林玉龍和任飛燕夫婦。

林玉龍向妻子問道：「你住口，讓我來問他。」任飛燕道：「幹麼要我住口？你閉嘴，我來問。」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吵了起來。周威信被兩柄單刀架在頸中，生怕任誰一個脾氣大了，隨手一按，自己的腦袋和身子不免各走各路，江湖上有言道：「你去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又想：「江湖上有言道：『光棍不吃眼前虧，伸手不打笑臉人。』」當下滿臉堆笑，說道：「兩位不用心急，先放我起來，再慢慢說不遲。」林玉龍喝道：「幹麼要放你？」任飛燕見他右手反轉，牢牢按住背上的包袱，似乎其中藏着十分貴重之物，喝道：「那是什麼？」

周威信自從在總督大人手中接過了這對鴛鴦刀之後，心中片刻也沒忘記過「鴛鴦刀」三字，只因心無旁騖，竟在睡夢之中也不住口的叫了出來，這時鋼刀架頸，情勢危急，任飛燕又問得緊迫，實無思索餘地，不自禁衝口而出：「鴛鴦刀！」

林任兩人一聽，吃了一驚，兩隻左手齊落，同時往他背上的包袱抓去。周威信一言既出，立時懊悔無已，當下情急拼命，百忙中腦子裏轉過了一個念頭：「江湖上有言道：『一夫拼命，萬夫莫當。』何況他們只有兩夫？」顧不得冷森森的利刀架在頸中，向前一撲，待要滾開。但林任夫妻同時運動，猛力一扯，却將他連人帶包袱提了起來。原來周威信用細鐵鍊將這對寶刀縛在背上，林任兩人雖是一齊使力，還是拉不斷鐵鍊。

三個人纏作一團。周威信回手一拳，砰的一下，打在林玉龍臉上。任飛燕倒轉刀柄，在周威信後頸重重的砸了一下，問道：「龍哥，你痛不痛？」林玉龍怒道：「那還用問？自然痛啦。」任飛燕怒道：「哈，我好心問你，難道問錯了？」兩人一面搶奪包袱，一面又拌起嘴來。

斗然間草叢中鑽出一人，叫道：「要不要孩子？」林任二人一抬頭，只見那人正是蕭中慧，雙手高舉着自己兒子，心中大喜，立即一齊伸手去接。蕭中慧右手遞過孩子，左手短刀嗤的一聲，已割開了周威信背上的包袱，跟着右手一探，從包袱中拔出一把刀來，青光閃耀，寒氣逼人，隨手一揮，果真好寶刀，鐵鍊應刀斷絕。蕭中慧搶過包袱，翻身便上了周威信的坐騎，這幾下手法免起塵埃，迅捷俐落之至。

她一提馬韁，喝道：「快走！」那知那馬四隻腳便如牢牢釘在地下，竟然不動。蕭中慧伸足去踢馬腹，驀地裏雙足膝彎同時一麻。她暗叫：「不好！」待要躍下馬背，可那裏還來得及，早已被人點中穴道，身子騎在馬上，却是一動也不能動了。

只見馬腹下翻出一人，原來是那老瞎子，也不知他何時已擺脫鏢隊的糾纏，趕來悄悄藏在馬腹之下，他一伸手便奪過蕭中慧手中的那對鴛鴦刀。任飛燕將孩子往地下一放，拔刀撲上。林玉龍跟着自旁側攻。那瞎子提着手上的長刀，刀鋒往上一擋，叮噠兩響，林任夫婦手中雙刀齊斷。兩人呆得一呆，腰間穴道酸麻，已被點中大穴，再也動彈不得了。

周威信勢如瘋虎，喝道：「賊瞎子，有你我沒我！」拾起地下鐵鞭，使一招「呼延十八鞭」的「橫掃千軍」，向那瞎子橫掃過來。那瞎子竟不閃避，提起鴛鴦長刀，向前一刺，但說也奇怪，這一刺既非刺向鐵鞭，也不是刺向周威信胸口，却是刺在包袱中的刀鞘之內，跟着連刀帶鞘橫砸而至。他竟將刀鞘當作鐵鞭使，而招數一模一樣，也是「呼延十八鞭」中的「橫掃千軍」，刀鞘在鐵鞭上一格，周威信這一條十六斤重的鐵鞭登時被攔在半空，再也砸不下分毫，是否「鐵鞭鎮八方」，大有商量

陽光漸烈，樹林中濃蔭匝地，花香愈深，睡夢中忽聽得「威武——信義，威武——信義」一陣陣鏢局的趙子聲遠遠傳來，蕭中慧打個呵欠，雙眼尚未睜開，却聽得那趙子聲漸漸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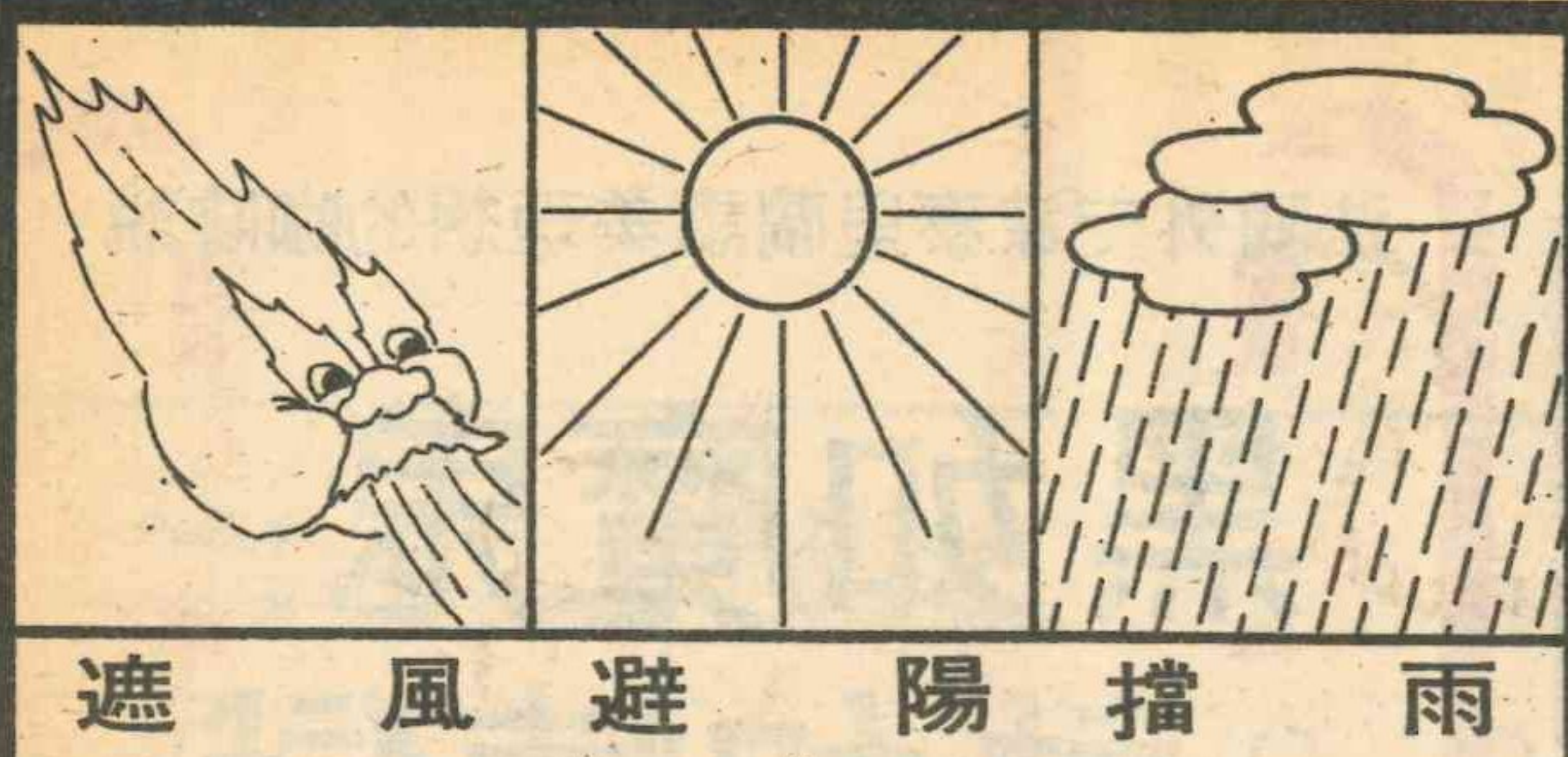
來的正是威信鏢局的鏢隊。

鐵鞭鎮八方周威信率領著鏢局人衆，迤邐將近甯香林，只要過了這座林子，前面到洪洞縣一直都是陽關大道，眼見紅日當空，真是個好天，本來今日說什麼也不會出亂子，可是他心中却不自禁的暗暗發毛。鏢隊後面那老瞎子的鐵杖在地下篤的一聲敲，他心中便是突的一跳。一早起行，那老瞎子便跟在鏢隊後面，初時大夥兒也

不在意，但坐騎和大車趕得快了，說也奇怪，那瞎子竟始終跟在後面。周威信覺得有些古怪，向張鏢師和詹鏢師使個眼色，鞭打牲口，急馳疾奔，利時間將老瞎子拋得老遠。他心中一寬，但鏢車沉重，奔行不快，一會兒便慢了下來。過不多久，篤、篤、篤聲隱隱起自身後，這老瞎子居然又趕了上來。

這麼一露功夫，鏢隊人衆無不相顧失色，老瞎子這等輕功，當真厲害之極。鏢隊一慢，那瞎子却也不迫趕上前，鐵杖擊地，總是篤、篤、篤的，與鏢隊相距這麼十來丈遠。

眼見前面黑壓壓的是一片林子，周威信低聲道：「張兄弟，大夥兒得留神了，這老瞎子可真有點邪門，江湖上有言道：『念念當如臨敵日，心心便似過橋時。』」



遮風避陽擋雨



這就是
華僑人壽

我們的服務有：
意外身故保險、傷殘保險、醫療給付、團體保險及一般壽險等業務

隨身傘，終身福
華僑人壽保險公司
地址：台北市館前路43號9樓 電話：3812931

餘地。一刀一鞭略一相持，呼的一聲響，那鐵鞭竟已被那瞎子的內勁震得脫手飛出，這一招「鐵鞭飛八方」使出，周威信虎口破裂，滿掌是血。那瞎子白眼一翻，冷笑道：「呼延十八鞭最後一招，你沒學會吧？」周威信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呼延十八鞭」雖然號稱十八鞭，但傳世的只有十七招，他師父曾道，最後一招叫做「鞭斷十槍」，當年北宋大將呼延贊受敵人圍攻，曾以一根鋼鞭震斷十條長槍，這一路鞭法，不論招數，單憑內力，當世只有他師伯有此神功。周威信從未見過師伯，只知他是清廷侍衛，「大內七大高手」之首，向來深居禁宮，從不出外，因此始終無緣拜見。這時心念一動，顫聲道：「你……你老人家姓卓？」瞎子道：「不錯。」周威信驚喜交集，拜伏在地，說道：「弟子周威信，叩見卓師伯。」

那老瞎子微微一笑，道：「虧得你知道世上還有個卓天雄。」周威信道：「師父在日，常稱道師伯的神威。弟子未識師伯，剛才多有冒犯。江湖上有言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不知師伯何時從北京出來的？」卓天雄微笑道：「皇上派我來接你的啊。」周威信又是惶恐，又是喜歡，道：「若不是師伯伸手相援，這對鴛鴦刀只怕要落入匪徒手中了。」卓天雄道：「皇上明見萬里，早料到這對刀上京時會出亂子。你一離西安，我便跟在鏢隊後面。你晚上睡著時，口中直嚷些什麼啊？」周威信面紅過耳，囁嚅着說不出話來，心道：「師伯一路跟着我們鏢隊，連我夜裏說夢話也給聽去了，我却絲毫不覺，倘若不是師伯而是想盜寶刀的大盜，我這條小命還在麼？江湖上有言道：『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

卓天雄道：「你的夥計們膽子都小着點兒，這會兒也不知躲到了那兒。你去叫叫齊，咱們一塊兒趕路吧。」周威信連聲稱是。卓天雄舉起那對刀來，略一拂拭，只覺一股寒氣，直逼眉目，不禁叫道：「好刀！」周威信正要出林，忽聽左邊一人叫道：「喂，姓卓的，乖乖的便解開我穴道，咱們好好來鬥一場。」另一個女子道：「你乘人不備，出手點穴，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卓天雄轉過頭去，但見林玉龍、任飛燕夫婦各舉半截斷刀，作勢欲砍，苦在全身動彈不得，空自發狠。卓天雄伸指在短刀上一彈，鏗的一響，聲若龍吟，悠悠不絕，說道：「不論你有多少匪徒，來一個，擒一個，來兩個，捉一雙。」轉頭向蕭中慧道：「小姑娘，你

也隨我進京走一遭，去瞧瞧京裏的花花世界吧。」蕭中慧大急，叫道：「快放了我，你再不放我，要叫我後悔無窮。」卓天雄哈哈大笑，道：「這麼說，我更加不能放你了，且瞧你怎地使我後悔無窮。」蕭中慧暗運內氣，想衝開腿上的穴道，但一股內氣降落到腰間，便自回上，心中越是焦急，越覺全身酸麻，半分力氣也使不出來，一張俏臉脹得通紅，淚水在眼中滾滾滾去，便欲奪眶而出。

忽聽得林外一人縱聲長吟：「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高吟聲中，一人走進林來。蕭中慧一看，正是昨晚在客店中見到的那個少年書生袁冠南，自己這副窘狀又多了一人瞧見，更是難受，心中一急，眼淚便如珍珠斷線般滾了下來。

卓天雄手按鴛鴦雙刀，厲聲道：「姓袁的，這對刀便在這裏，有本事不妨來拿了去。你裝腔作勢，瞞得過別人，可乘早別在卓天雄眼前現世。」說着雙刀平平一擊，鏘的一響，聲振林梢。

袁冠南右手提着一枝毛筆，左手平持一隻墨盒，說道：「在下詩興忽來，意欲在樹上題詩一首，閣下大呼小叫，未免掃人清興。」說着東張西望，尋覓題詩之處。卓天雄早瞧出他身有武功，見他如此好整以暇，倒也不敢輕敵，當下將雙刀還入刀鞘，交給周威信，鐵棒一頓，喝道：「你要題詩，便題在我瞎子的長衫上吧！」說着揮動鐵棒，往袁冠南腦後擊去。

蕭中慧情不自禁，脫口而出的叫道：「別打！」她見袁冠南文弱的手無縛雞之力，這一棒打上去，還不將他砸得腦漿迸裂？那知袁冠南頭一低，叫聲：「啊！」從鐵棒下鑽了過去，說道：「姑娘叫你別打，你怎地不聽話？」

卓天雄迴過鐵棒，平腰橫掃。袁冠南撲地向前一跌，鐵棒剛好從頭頂掠過。卓天雄喝道：「這一下不錯！」左手成掌劈出。袁冠南含胸沉肩，毛筆在墨盒中蘸，往他手腕上點去。兩人數招一過，蕭中慧暗暗驚異：「這書生原來有一身武功，這一次我可走了眼啦。」但見他身形飄動，東閃西避，卓天雄的鐵棒始終打不到他身上。蕭中慧暗自祝禱：「老天爺生眼睛，保佑這書生得勝，讓他助我脫困。」

林玉龍喝采道：「秀才相公，瞧不出你武功還這樣強，快殺了這瞎子，解開我們的穴道。」任飛燕道：「你這不是一廂情願麼？我瞧這小秀才未必便是老瞎子的對手。」

對手。」林玉龍喝道：「臭婆娘，儘說不吉利的話，你懂得什麼？」任飛燕道：「嘿，我瞧得見他們動手，你瞧見麼？」原來她面對卓袁兩人，林玉龍却是背向。林玉龍道：「瞧得見便又怎地？我聽那瞎子的鐵棒亂揮，一味呼呼風響，全不管事。」任飛燕啞了一口，道：「不管事，不管事！哼，他可點得你動彈不得。」林玉龍道：「那你呢？你倒動給我瞧瞧！」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越吵越兇，苦於身子轉動不得，否則早又拳腳交加起來。任飛燕氣忿不過，一口唾沫向丈夫吐了過去。林玉龍無法閃避，眼睜睜的任那唾沫飛過來黏在自己鼻樑正中，當下波的一聲，也吐了一口唾沫過去。夫妻倆你一口，我一口，相互吐得滿頭滿臉都是唾沫。

蕭中慧見他夫妻身在危難之中，兀自不停吵鬧，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斜目再瞧袁卓二人時，不由得芳心暗驚，但見袁冠南不住倒退，似乎已非卓天雄的敵手，心道：「但願他這是裝腔作勢，故意戲弄那老瞎子，其實並非真敗！」

可是事與願違，卓天雄的武功，實在比袁冠南高得太多了。初時卓天雄見他以毛筆與墨盒作武器，心想他如此有恃無恐，定有驚人藝業，因而小心翼翼，不敢強攻，待得試了幾招，見他身法雖快，終究不免稚嫩，而毛筆的招數之中更無異狀，當下鐵棒橫掃直進，使出「呼延十八鞭」中的精妙家數來。袁冠南沒料到竟會遇上如此厲害的對手，手中又無武器，立時左支右絀，迭遇險着，不由得暗叫苦：「我怎也托大，把這假瞎子瞧得小了，那知他竟是這等的硬手！」眼見鐵棒斜斜砸來，忙縮肩閃避。卓天雄叫聲：「躺下！」鐵棒翻起，打中了袁冠南左腿。蕭中慧心中一驚，叫道：「啊！」

袁冠南強自支撐，腳步略一踉蹌，退出三步，却不跌倒，知道今日之事凶險萬狀，腿上一受傷，便欲全身退走，亦已不能，情急智生，叫道：「好啊！小爺有好生之德，不願用這『腐骨穿心膏』。你既無禮，說不得只好叫你嘗嘗滋味。」說着將毛筆在墨盒中蘸得飽飽的，提筆往卓天雄臉上抹去。卓天雄聽得「腐骨穿心膏」五字，吃了一驚，叫道：「且住，五毒聖姑是你何人？」

原來五毒聖姑是貴州安香堡出名的女魔頭，武林中聞名喪膽，她所使的毒藥之中，尤以「腐骨穿心膏」最為馳名，據說只要肌膚沾半分，十二個時辰爛肉見骨，廿四個時辰毒血攻心，天下無藥可救。袁冠南數年前曾聽人說過，當時也不在意，這時被卓天雄逼得無法，隨口說了出來，只見他一聽之下，立時臉色大變，心下暗喜，說道：「五毒聖姑是我姑母，你問她怎的？」卓天雄將信將疑，說道：「既是如此，我也不來難為你，快快給我走吧。」袁冠南冷笑道：「你打了我一棒，難道就此了局？」說着走上兩步。卓天雄望着他左手所端的墨盒，如見蛇蝎，心想：「毛筆墨盒原本不能用作兵器，他如此和我相鬥，其中定有古怪。」見他上前，不自禁的退了兩步。他明知袁冠南個個自喜，仗着武功了得，往往空手制勝，手拿筆墨，只不過示意閒暇，今日撞到他卓天雄如此扎手的人物，心中其實早在叫苦不迭，不知幾十遍的在自罵該死了。

袁冠南又走上兩步，說道：「我姑母武功又不怎樣，也不過會配製一些兒毒藥，你又何必嚇成這個樣子？」見卓天雄遲疑疑的又退了一步，突然轉身，向左一閃，欺到周威信身畔，提起毛筆，便往他雙眼抹去。周威信大駭，舉臂來格。袁冠南手肘一撞，墨盒交在右手，左手探出，已將鴛鴦雙刀搶了過來。卓天雄大吃一驚，心想皇上命我來迎接寶刀進京，如給這小子奪去，那是多大的罪名？縱然要冒犯五毒聖姑，可也說不得了，當下飛身來搶，右掌斜劈袁冠南肩頭，左手五指成爪，往鴛鴦雙刀抓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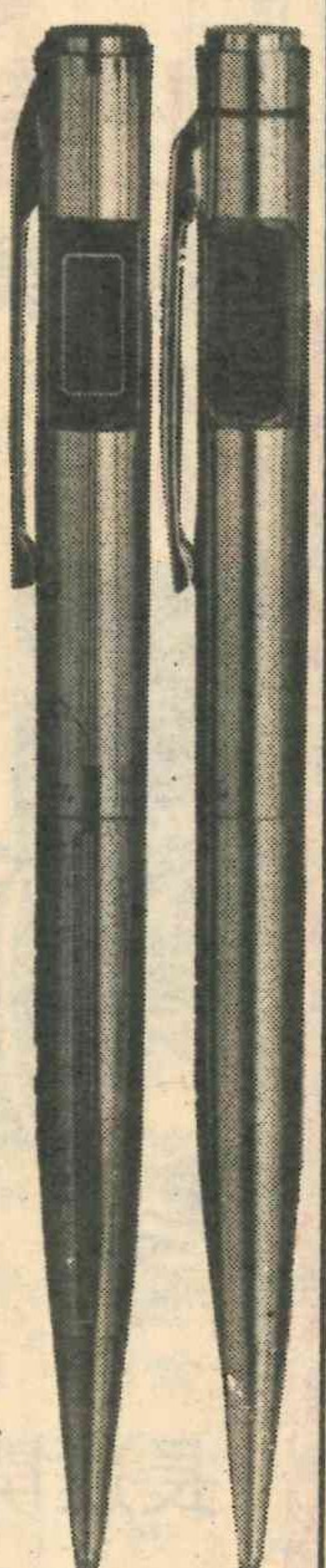
袁冠南早已防到這一着，自便硬搶硬奪，必敗無疑，提起毛筆，對準他左手一抹，跟着便哈哈大笑。卓天雄猛覺手背上一涼，一驚之下，只見手背上已被濃濃的抹了一大條墨痕，從前聽人所說五毒聖姑如何害人慘死的話，瞬間在腦中閃過，不由得全身大震。他五根手指雖已碰到了鴛鴦刀的刀鞘，竟是抓不下去，一呆之下，越發越怕，大叫一聲，飛奔出林。周威信見師伯尚且如此，那裏還敢逗留，跟在卓天雄後面，衝了出去。

袁冠南暗叫：「慚愧！」生怕卓天雄察覺真相，重行追來，當下不敢在林中多耽，拿起鴛鴦雙刀，轉身便行。林玉龍叫道：「喂，小秀才，你怎地不給我們解開穴道？」袁冠南道：「過了六個時辰，穴道自解。」蕭中慧大急，叫道：「再等六個時辰，人也死了。」袁冠南笑道：「別心急，死不了！」蕭中慧嘆道：「好，壞書生！下次你別撞在我手裏。」袁冠南想起卓天雄棒擊自己之時，這姑娘曾出言阻止，良心倒好，但她三人顯然

大銀幕的人都愛他 百晶石英錶筆

首創液晶超迷你
佳節贈禮最適宜

R-809G	5,000	液晶
R-805G	2,200	液晶
R-803S	1,780	液晶
R-801R	1,990	液晶
R-802H	990	LED
R-1000S	2800	液晶



遠東、來來、今日等
(鐘錶部)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
購買精緻禮品，請找合格外
銷工廠，以免吃虧上當。



REDWELL
老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華街223之8號
3211004 · 3512604

法國外交家泰里蘭讚美理想的咖啡說

黑如魔鬼
熱如煉獄
純如天使
甜如愛情



香醇!

值得信賴的世界性飲料

UCC

上島咖啡系列

原裝進口・種類繁多

攜帶方便

沖泡容易



長途開車、家居、旅遊

宴客、送禮最佳飲料

各大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食品店均售

台灣總代理：力琪企業有限公司
TEL: 5944661・5920116
5913504・5940292



也是爲了駕鴛刀而來，若是給他們解開穴道，只怕又起枝節，微一沉吟，從地下撿起兩塊小石子，右手揮動，兩塊石子飛出，分擊林任夫婦的穴道，雖然相隔數丈，認穴之準，仍是不爽分毫。

林任夫婦各自積着滿腔怒火，穴道一解，提着半截單刀，立時乒乓兵兵的打了起來。袁冠南又是一枚石子擲出，正中蕭中慧腰間的「京門穴」。蕭中慧「啊」的一聲，從馬上倒摔下來，橫臥在地，雙目緊閉，一動也不動了。袁冠南吃了一驚，自忖這枚石子並未打錯穴道，如何竟會傷了她？忙走近身去，彎腰看時，只見她臉色有異，似乎呼吸也沒有了。袁冠南這一下更是心驚，伸手去探她鼻息。蕭中慧突然大叫一聲，翻身躍起，從他手中搶過了短刃的鴛刀。袁冠南出其不意，一驚之下，「啊」一聲，那刀已給她搶去。蕭中慧知他武功勝過自己，偷襲得手，不敢再轉長刀的念頭，格格一笑，轉身便逃。

林玉龍叫道：「啊，鴛鴦刀！」任飛燕從地下抱起孩

子，叫道：「快追！」兩人向蕭中慧追去。袁冠南罵道：「好丫頭，恩將仇報！」提氣疾追，但他左腿中了卓天雄一棒，傷勢大是不輕，一蹶一拐，輕功只剩下五成，眼看蕭林任三人向西北荒山疾馳而去，竟是追趕不上，但想鴛鴦刀少了一把，不能成其鴛鴦，腿上雖痛，仍是窮追不捨。

奔出二十餘里，地勢越來越荒涼，他奔上一個高岡，四下裏一望，見西北方四五里外，樹木掩映之中露出一角黃牆，似是一座小廟，心想這三人別處無可藏身，多半在這廟中，於是折了一根樹幹當作拐杖，撐持着奔去。

走近廟來，只見匾額上寫着「紫竹庵」三字，原來是座尼庵。袁冠南走進庵去，見大殿上站着一個老尼姑，衣履潔淨，面目慈祥。袁冠南作了一揖，說道：「師太，請了，可有一位藍衫姑娘，來到寶庵隨喜麼？」那老尼道：「小庵地處荒僻，並無施主到來。」袁冠南不信，道：「師太不必隱瞞……」話未說完，忽聽得門外篤

篤、篤連響，傳來鐵棒擊地之聲，正是卓天雄追到了。袁冠南大吃一驚，忙道：「師太，請你做做好事。我有仇人找來，千萬別說我在此處。」也不等那老尼回答，向後院直竄進去，只見東廂有座小佛堂，推門進去，見供着一座白衣觀音的神像。這時不暇思索，縱身上了佛座，揭開帷幕，便躲在神像之後。

豈知神像之後，早有人在，定睛一看，正是蕭中慧。她似笑非笑的向袁冠南瞧了一眼，說道：「好吧，算你有本事，找到這裏，這刀拿去罷！」說着將短刀遞了過來。只聽他身後一人說道：「別給他，要動手，咱三人打他一個。」原來林任夫婦帶着孩子，也躲在此處。

袁冠南此時逃命要緊，無暇去奪刀，低聲道：「別作聲，那老瞎子追了來啦！」蕭中慧一驚，道：「他不是中了你的毒藥！」袁冠南微笑道：「毒藥是假的。」蕭中慧還待再問，只聽卓天雄粗聲粗氣的道：「四下裏並無人家，不在這裏，又在何處？」那老尼道：「施主再往前面找找，想必是已走過了頭。」卓天雄道：「好！四下裏我都伏下了人，也不怕這小子逃到天邊去。若是找不到，回頭來跟你算帳，小心我一把火燒了你這臭尼姑庵。」林玉龍和任飛燕聽得心頭火起，便欲反唇相譏，口還未張，袁冠南和蕭中慧雙指齊出，已分點了二人穴道。卓天雄走進後院，待了片刻，料想是在東張西望，聽得他喃喃咒罵，鐵棒拄地，轉身出庵去了。

原來卓天雄手背上被黑墨抹中，心驚膽戰，忙到溪水中去洗，墨漬一洗即去，不留絲毫痕跡。他放心不下，拼命擦洗，這用力一擦，皮膚破損，真的隱隱作疼起來。他更是吃驚，呆了良久，不再見有何異狀，才知是上了當，於是隨後追來。他雖輕功了得，奔馳如飛，但這麼一耽擱，却給袁冠南等躲到了紫竹庵中。

袁冠南和蕭中慧待他走遠，這才解開林任夫婦穴道，從觀音大士的神像後躍下地來。四人想起卓天雄之言，都是皺起了眉頭，心想此人輕功了得，追出數十里後不見蹤迹，又必尋回，四下裏無房無舍，沒地可躲，打是打不過，逃又逃不了，難道是束手待斃不成？袁蕭二人相對無言，尋思脫逃之計。

林玉龍罵道：「都是你這臭婆娘不好，咱們若是練成了夫妻刀法，二人合力，又何必怕這老瞎子？」任飛燕道：「練不成夫妻刀法，到底是你不好，還是我不好？那老和尚明明要你就着我點兒，怎地你一練起來便只顧自己？」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又吵個不休。袁冠南聽

他二人不住口的吵什麼「夫妻刀法」，說道：「咱們四個，連着你們孩子，還有那老尼姑，眼前都是大禍臨頭，只要那老瞎子一回來，誰都活不成。你倆還吵什麼？到底那夫妻刀法是怎麼回事？」林任夫婦倆又說又吵，半天才說了個明白。

原來三年前，林任夫婦新婚不久，便大打大吵，恰好遇到了一位高僧，他瞧不過眼，傳了他夫婦倆一套刀法。這套刀法傳給林玉龍的和傳給任飛燕的全然不同，要兩人練得純熟，共同應敵，兩人的刀法陰陽開闔，配合得天衣無縫，一個進，另一個便退；一個攻，另一個便守。那老和尚道：「以此刀法並肩行走江湖，任你敵人武功多強，都奈何不了你夫婦。但若單獨一人使此刀法，卻是半點也無用處。」他怕這對夫婦反目，終於分手，因此要他二人練這套奇門刀法，令他夫婦長相廝守，誰也不能離得了誰。這路刀法原是古代一對恩愛夫妻所創，兩人形影不離，心心相印，雙刀施展之時，也是互相迴護。那知林任兩人性情暴躁，雖都學會了自己的刀法，但要相輔相成，配成一體，始終是格格不入，只練得三四招，別說互相迴護，夫妻倆自己就砍砍殺殺的鬥了起來。

袁冠南聽兩人說完，心念一動，向蕭中慧說道：「姑娘，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原不該說，只是事在危急，此處人人有性命之憂……」蕭中慧接口道：「我知道啦，你要我和你學這夫妻……夫妻……」說到這裏，滿臉紅暈。袁冠南道：「嗯，小可決不敢有意冒犯，實是……實是……」蕭中慧不再跟他多說，向任飛燕道：「大嫂，請你指點於我，若是我和他……和他都學會了，抵擋得了那老瞎子，便可救得衆人性命。」任飛燕道：「這路刀法學起來很難，可非一朝一夕之功。」蕭中慧道：「學得多少，便是多少，總勝於白白在這裏等死。」任飛燕道：「好，我便教你。」林任夫婦分別開口講刀舞，一招一式的演將起來。袁蕭二人在旁各瞧各的，用心默記。

袁蕭二人武功雖均不弱，但這套夫妻刀法招數極是繁複，一時實不易記得許多。林任夫婦教得幾招，百忙中又拌上幾句嘴。兩個人教，兩個人學，還只教到第十二招，忽聽得門外大喝一聲：「賊小子，你躲到那裏去？」人影一閃，卓天雄手持鐵棒，闖進殿來。

下期續完

起馬走馬刀

完

●金庸／著 ●王壯爲／題字

●龍思良／揮圖

林玉龍見他重來，不驚反怒，喝道：「我們刀法尚未教完，你便來了，多等一刻也不成麼？」提刀向他砍去。卓天雄舉鐵棒一擋，任飛燕也已從右側攻到。林玉龍叫道：「使夫妻刀法！」他意欲在袁蕭兩人跟前獻身手，長刀斜揮，向卓天雄腰間削了下去。這時任飛燕本當散舞刀花，護住丈夫，那知她急於求勝，不使夫妻刀法中的第一招，却是使了第二招中的搶攻，變成雙刀齊進的局面。卓天雄一見對方刀法中露出老大破綻，鐵棒一招「偷天換日」，架開雙刀，左手手指從棒底伸出，咄咄兩聲，林任夫婦又被點中了穴道。他二人倘若不使夫妻刀法，尚可支持得一時，但一使將出來，只因配合失誤，僅一招便已受制。

林玉龍大怒，罵道：「臭婆娘，咱們這是第一招。你該散舞刀花，護住我腰脊才是。」任飛燕怒道：「你幹麼不跟着我使第二招？非得我跟着你不可？」二人雙刀僵在半空，口中却兀自怒罵不休。

袁冠南知道今日之事已無倖，低聲道：「蕭姑娘，你快逃走，讓我來纏住他。」蕭中慧沒料到他有這等俠義心腸，一呆之下，胸口一熱，說道：「不，咱們合力鬥他。」袁冠南急道：「你聽我話，快走！若是我今日逃得性命，再和姑娘相見。」蕭中慧道：「不成啊！……」話未說完，卓天雄已揮鐵棒搶上。袁冠南刷的一刀砍去。蕭中慧見他這一刀左肩露出空隙，不待卓天雄對攻，搶着揮刀護住他的肩頭。兩人事先並未練習，只因適才一個要對方先走，另一個却又定要留下相伴，雙方動了俠義之心，臨敵時自然而然的互相迴護。林玉龍看得分明，叫道：「好，『女貌郎才珠萬斛』，這夫妻刀法的第一招，用得妙極！」

袁蕭二人臉上都是一紅，沒想到情急之下，各人順手使出一招新學的刀法，竟然配合得天衣無縫。卓天雄橫過鐵棒，正要砸打，任飛燕叫道：「第二招，『天教鸞質爲眷屬』！」蕭中慧依言搶攻，袁冠南橫刀守禦。卓天雄勢在不能以攻爲守，只得退了一步。林玉龍叫道：「第三招，『清風引鳳下瑤台』！」袁蕭二人雙刀齊飛，颯颯生風。任飛燕道：「『明月照妝成金屋』！」袁蕭二人相視一笑，刀光如月，照映嬌臉。卓天雄被逼得又退了一步。

只聽林任二人不住口的吆喝招數。一個道：「刀光掩

映孔雀屏。」一個道：「喜結絲蘿在喬木。」一個道：「英雄無雙風流婿。」一個道：「却扇洞房燃花燭。」一個道：「碧簫聲裏雙鳴鳳。」一個道：「今朝有女顏如玉。」林玉龍叫道：「千金一刻慶良宵。」任飛燕叫道：「占斷人間天上福。」

喝到這裏，那夫妻刀法的十二招已然使完，餘下尚有六十招，袁蕭二人却未學過。袁冠南叫道：「從頭再來！一刀砍出，又是第一招『女貌郎才珠萬斛』。二人初使那十二招時，搭配未熟，但卓天雄已是手忙腳亂，招架爲難。這時從頭再使，二人靈犀暗通，想起這路夫妻刀法每一招都有個風光旖旎的名字，不自禁的又驚又喜，鴛鴦雙刀的配合，更加緊了，使到第九招「碧簫聲裏雙鳴鳳」時，雙刀便如鳳舞鸞翔，靈動翻飛，卓天雄那裏招架得住？「啊」的一聲，肩頭中刀，鮮血迸流。他自知難敵，再打下去定要將這條老命送在尼庵之中，鐵棒急封，縱身出牆而逃。

袁蕭二人脈脈相對，情懷暗生，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忽聽得林玉龍大聲叫道：「妙極，妙極！女貌郎才珠萬斛！」

他其實是在稱讚自己那套夫妻刀法，蕭中慧却羞得滿臉通紅，低頭奔出尼庵，遠遠的去了。

袁冠南追出庵門，但見蕭中慧的背影在一排柳樹邊一晃，隨即消失。忽聽得身後有人叫道：「相公！」袁冠南回過頭來，只見小書僮笑嘻嘻的站着，打開了的書籃中睡着一個嬰兒，正是林任夫婦的兒子，籃中書籍上濕了一大片，自不免「書中自有孩兒尿」了。

三月初十，這一天是晉陽大俠蕭半和的五十壽誕。蕭府中賀客盈門，羣英濟濟。蕭半和長袍馬褂，在大廳上接待來賀的各路英雄，白道上的俠士、黑道上的豪客、前輩名宿、少年新進……還有許多和蕭半和本不相識，却是慕名來致敬仰之意的生客。

在後堂，袁夫人、楊夫人、蕭中慧也都喜氣洋洋，穿戴一新。兩位夫人在收拾外面不斷送進來的各式樣壽禮。蕭中慧正對着鏡子簪花，突然之間，鏡中的臉上滿是紅暈，她低聲唸道：「清風引鳳下瑤台，明月照妝成金屋。」

袁夫人和楊夫人對望了一眼，均想：「這小妮子自從搶了那把鴛鴦刀回家，一忽兒喜，一忽兒愁，滿懷心事。她今年二十歲啦，定是在外邊遇上了一個合她心意的少年郎君。」楊夫人見她簪花老不如意，忽然又發覺她頭上少了一件物事，問道：「慧兒，大媽給你的那枝金釵呢？」中慧格格一笑，道：「我給人了啦。」袁夫人和楊夫人又對望一眼，心想：「果然不出所料，這小妮子連定情之物也給了人家。」楊夫人問道：「給了誰啦

龍思良
辛巳年九月廿九日



縱橫世界 JSL 音響

誰是真正音響行家

JBL PIONEER Sansui KENWOOD
AR Dual TEAC DIATONE marantz
YAMAHA TELEFUNKEN BOSE

懂得購買上列廠牌的均是音響行家，但誰是「真正」音響行家？

JSL 音響具有上列廠牌同等優異的品質及外型，但售價祇及上列廠牌的一半，購買 JSL 音響讓您「多拿一半」！

您說誰是真正音響行家??!!

79" 最暢銷黃金組合 ST-6000



主 機 60W x 2 (RMS)
唱 盤 微調 24 級馬達
揚 聲 器 低音反射式 100W

100% 原裝水準

羽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公 司：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0號 電話：3921655-6
第一展示部：台北市開封街一段97號 電話：3141922
第二展示部：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91號 電話：3912580

全省各地經銷商

台北來來 3120233	三重王氏 9846042	埔里三榮 984963
北門 3712338	板橋寬裕 9533458	台南豐樂所 357490
遠東 5410291	雷光 9531010	大吉 236114
家嚴 5946194	弘順 9629581	麻豆真善美 722813
竹林 3711312	新莊見欣 9719115	善化佳立 838013
高源 7715036	立聲 9710431	新化源山 982533
金志 3014390	正寶 9017034	仁德明祥 378026
千寶 7692978	瑞芳華隆 973701	永康慶豐 365947
鑫柏 5627456	中壢東洋 456929	新營永明 324066
佳展 5965004	昌谷 450034	路竹田豐 863356
電德 3514088	新竹永祥 228958	阿蓮蓮隆 44
棉昌 3210234	苗栗大來 321870	嘉樹萬隆 622155
新統 9218789	豐原海太 235165	關廟佳音 952749
松山松昇 7655393	台中千仁 289575	高雄雄利 2619666
立昇 7688371	雅音 321236	台東太平洋 328578
永和信 9244238	聯新 264871	屏東力新 325009
鴻裕 9220482	竹山成功 644298	澎湖麗音 273651
中和豐彩 9532111	南投華豐 223381	



「中慧笑得猶似花枝亂顫，說道：『他……他麼？今兒多半會來跟爹拜壽，人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同小可。』」

楊夫人還待再問，只見傭婦張媽捧了一隻錦緞盒子進來，說道：「這份壽禮真奇怪，怎地送一枝金釵給老爺？」袁楊二夫人一齊走近，只見盒中所盛之物珠光燦爛，赫然是中慧的那枝金釵。楊夫人一轉頭，見女兒喜容滿臉，笑得甚歡，忙問：「送禮來的人呢？」張媽道：「正在廳上陪老爺說話呢。」

袁楊二夫人急急要瞧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位人物，居然能令女兒如此神魂顛倒，相互一領首，一同走到大廳的屏風背後，只見一人結結巴巴的道：「小人名叫蓋一鳴，外號人稱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獨腳水上飛，雙刺蓋七省，今日特地和三個兄弟來向蕭老爺拜壽。」二位夫人悄悄一張，見那人形容委瑣的瘦子，身旁還坐着三個古裏古怪的人物。蕭半和撫鬚笑道：「太岳四俠大駕光臨，還贈老夫金釵厚禮，真是何以克當。」蓋一鳴道：「好說，好說！」袁楊二夫人滿心疑惑，難道女兒看中的了，竟是這個矮子？兩位夫人見多識廣，知道人不可以貌相，那人的外號說來甚是響亮，想來武藝必是好的，既然稱得上一個「俠」字，人品也必是好的。

鼓樂聲中，門外又進來三人，齊向蕭半和行下禮去。一個英俊書生朗聲說道：「晚輩林玉龍，任飛燕、袁冠南，恭祝蕭老爺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薄禮一件，請老前輩笑納。」說着呈上一隻開了蓋的長盒。蕭半和謝了，接過一看，不由得呆了，三個字脫口而出：「鴛鴦刀！」

蕭府的花園中，林玉龍在教袁冠南刀法，任飛燕在教蕭中慧刀法。耗了大半天工夫，林任二人已將餘下的六十路夫妻刀法，傾囊相授。

冠南和中慧用心記憶，但要他們這時專心致志，實是大不容易。因為蕭半和問明了得刀經過之後，跟兩位夫人一商量，當下將女兒許配給了袁冠南，言明今晚喜上加喜，就在壽誕之中，給兩人訂親。兩個人人心花怒放，若不是知道這一路刀法威力無窮，也真的無心在這時候學武習藝；再說，若不是武學之士不拘世俗禮法，未婚夫妻也當避嫌，不該在此日還相聚一堂。

「刀光掩映孔雀屏，喜結絲蘿在喬木……」碧簫聲裏，雙鳳鳴，今朝有女顏如玉……」

林玉龍和任飛燕教完了，讓他們這對未婚夫婦自行對刀練習。夫婦倆居然收了這樣一對徒弟，私心大是欣慰。

太岳四俠一直在旁邊瞧他們練刀，逍遙子和蓋一鳴不斷指指點點，說這一招有破綻，那一招有漏洞。林玉龍心頭有氣，抹了抹額上的汗水，道：「蓋兄，咱夫婦以一路刀法，送給袁兄夫妻作新婚賀禮。你們太岳四俠，送什麼禮物啊？」太岳四俠一聽此言，心頭都是一凜，一時無言可對。要知說到送禮，實是他們最犯忌之事。

任飛燕有意開開他們的玩笑，說道：「那邊汗泥河中，產有碧血金蟾，學武之士服得一隻，可抵十年功力，只不過難難捉到。蓋兄號稱八步趕蟾，獨腳水上飛，何不捉幾隻來，送給了新婚夫婦，豈不是一件重禮？」蓋一鳴大喜，道：「當真？」林玉龍道：「我們怎敢欺騙？只可憐咱夫婦的輕功不行，又不通水性，不敢下水去捉。」蓋一鳴道：「說到輕功水性，那是蓋某的拿手好戲。大哥、二哥、三哥，咱們這就捉去。」任飛燕笑道：「哈哈，蓋兄，這個你可又外行了。那碧血金蟾須得半夜子時，方從洞中出來吸取月光精華。大白天那裏捉得到？」蓋一鳴道：「是，是。我本就知道，只不過一時忘了。若是白天能隨便捉到，那還有什麼稀奇？」

大廳上紅燭高燒，中堂正中的錦軸上，貼着一個五尺見方的金色大「壽」字。

這時客人拜壽已畢，壽星公蕭半和撫着長鬚，笑容滿面的宣布了一個喜訊：他的獨生愛女蕭中慧，今晚與少年俠士袁冠南訂親，請列位高朋喝一杯壽酒之後，再喝一杯喜酒。

眾賓朋喝彩聲中，袁冠南跪倒在紅氍毹上，拜見岳父岳母。蕭半和笑嘻嘻的摸出了一柄沉香扇，作爲見面禮，袁冠南謝着接過了。袁夫人也笑嘻嘻的摸出了一隻玉班指，袁冠南謝着伸手接過……突然之間，鏗的一響，那玉班指掉到了地下，袁冠南臉色大變，望着袁夫人的右手。原來袁夫人右手小指上，生着一個枝指。他抓起袁夫人的左手，只見小指上也有一個枝指。袁冠南顫聲道：「岳……岳母大人，你……」

：你可識得這東西麼？」說着伸手到自己項頸之中，摸出一隻串在一根細金鍊上的翡翠獅子。袁夫人抓住獅子，全身如中雷電，叫道：「你……你是獅子？」袁冠南道：「媽，正是孩兒，你想得我好苦！」兩人抱在一起，放聲大哭起來。

壽堂上眾人肅靜無聲，瞧着他母子相會這一幕，人人心裏又是難過，又是喜歡，更難着幾分驚奇。只聽得袁夫人哭道：「獅官，獅官，這十八年來，你在那裏啊？我無時無刻，不是在牽記着你。」袁冠南道：「媽，我已走遍了天下十八省，到處在打聽你的下落。我只怕，只怕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媽了。」

蕭中慧聽得袁冠南叫出一聲「媽」來，身子一搖，險些跌倒，腦海中只響着一個聲音：「原來他是我哥哥，原來他是我哥哥……」

林玉龍悄聲問妻子道：「怎麼？袁相公是蕭太太的兒子？我弄得糊塗啦。」任飛燕道：「袁相公不是說出來尋訪母親麼？他還託了咱們幫他尋訪，說他母親每隻手的小指頭上都有一根枝指。這蕭太太不也認了他麼？」林玉龍搔頭道：「怎麼他姓袁，他爹爹又姓蕭？」任飛燕道：「蠢人，袁相公說他三歲時就跟母親失散，三歲的孩子，怎知道自已姓什麼，胡亂安個姓，不就了。」林玉龍道：「這麼說來，蕭姑娘是他的妹子了。兄妹倆怎能成親？」任飛燕道：「既是兄妹，怎麼還能成親？這不是廢話？」林玉龍怒道：「呸！你說的才是廢話。」他夫妻倆越爭越大聲。蕭中慧再也忍不住，「啊」的一聲，掩面奔出。

蕭中慧心中茫然一片，只覺眼前黑濛濛的，了無生趣。她奔出大門，發足狂奔，突然間砰的一下，肩頭與人一撞。她「啊」一聲叫，暗道：「不妙！我一身武功，只怕撞傷了人。」急忙伸手去扶，突然手腕一緊，左臂酸麻，竟是被扣住了脈門。她一驚之下，抬起頭來，右掌自然而然的擊了出去。那人反腕擒拿，一帶一扣，又抓住了她的右腕脈門。這時她已看清，眼前之人正是卓天雄。

卓天雄哈哈大笑，叫道：「威信，先收一把！」周威信應聲而上，解下了蕭中慧腰間掛着的短刀。卓天雄道：「蕭半和名滿江湖，今日五十壽辰，府中高朋如雲。威信，你有沒有膽子去取那把長刀？」周威信道：「弟子有師伯撐腰，便是龍潭虎穴，也敢去一闖。」江湖上有言道：「路大好跑馬，樹大好遮蔭。」卓天雄哼的一聲，笑道：「沒出息，先得把師伯拉扯上！」他生平自負，罕逢敵手，但被袁冠南和蕭中慧以「夫妻刀法」聯手擊敗後，不禁心怯氣餒，此時無意間與蕭中慧相遇，暗想他男女兩刀聯手固然厲害，但我既已擒住了一人，只剩下袁冠南這小子一人，就不足爲懼。何況蕭中慧落入自己手中，蕭府上人手再多，也不怕蕭半和不乖的將那柄長刀駕刀交出。

當下卓天雄押着蕭中慧，知會了知縣衙門，與周威信等一千鏢師，徑投蕭府而來。

那「卓天雄」三字的名刺遞將進去，蕭半和雙然一凜，叫道：「快請！」過不多時，只見卓天雄昂首闊步，走進廳來。蕭半和抬上相迎，一瞥眼，見女兒雙手反剪，一名大漢手執短刀，抵在她的背心。蕭半和心中雖然驚疑不定，卻是絲毫不動聲色，臉含微笑，說道：「村夫賤辰，敢勞侍衛大人玉趾？」卓天雄在京師中久聞蕭半和的大名，但見他軀體雄偉，滿頭虬髯，果然極是威武，當下伸出右手，說道：「

子女的頭腦要時常加以訓練和刺激
才能不斷地增加智力，出人頭地。

美琪香皂益智七巧板

雖然是簡單的七塊板却能拼成一千六百種不同的圖案。
是訓練頭腦、增長智力的好幫手。
請將左面七巧板剪下，按下面圖形拼拼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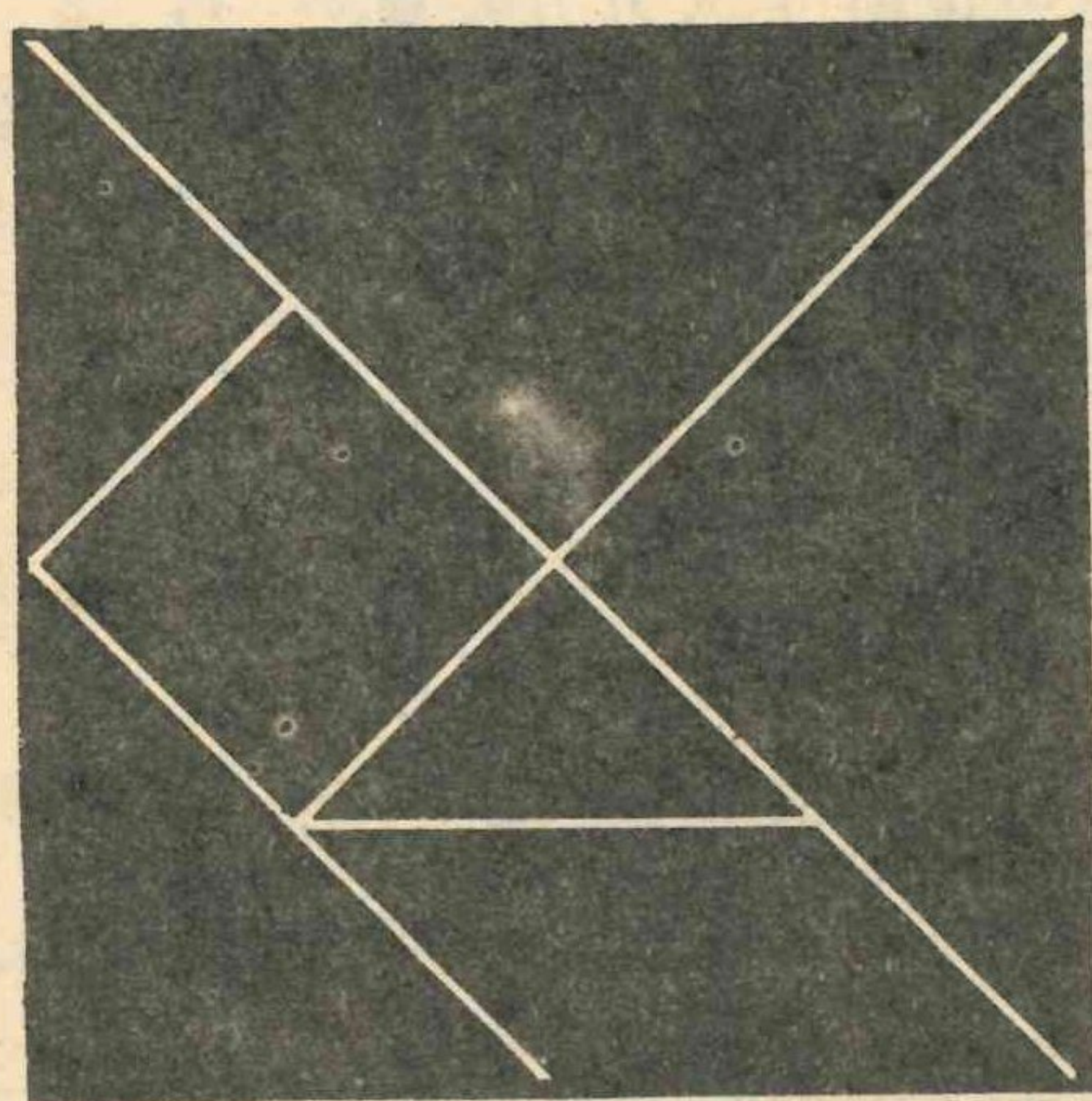


◎美琪香皂半打裝底板印有益智七巧板及更多圖形◎

使用美琪香皂健康、滋潤又長智力、能幫助完成父母的願望！

瑪利美琪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敬啓

子女聰明健康
是父母的願望



(可以反面拼成)

世界海報大展

你見過世界上最大的海報嗎？

箭牌口香糖特地自西班牙空運長達四〇〇公分，寬達三〇〇公分，號稱世界最大的海報來台展出。並有分別來自法國、德國等15國，不同風格之海報參展，歡迎你前來觀賞！

主辦單位：**美商箭牌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時報周刊·永琦百貨**
華威廣告

時間：68年10月4日(星期四)~10月14日(星期日)
上午10:00~下午10:00
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永琦百貨二樓藝廊



蕭大俠千秋華誕，兄弟拜賀來遲，望乞恕罪。」蕭半和笑道：「好說，好說。」伸手與他相握。兩人一運動，手臂一震，均感半身酸麻。這一下較量，兩人竟是功力悉敵，誰也不輸於誰，當下攜手同進壽堂。

兩人之中，卻以卓天雄更加驚異，他以「震天三十掌」與「呼延十八鞭」稱雄武林，那「震天三十掌」惟有「混元炁」可與匹敵，適才蕭半和所使的，正是「混元炁」功夫。但「混元炁」必須童子身方能修習，不論男女，成婚後即行消失，因其練時艱辛，散失卻又極其容易，因此武林中向來極少人練。他來蕭府之前，早已打聽明白，知道蕭半和一妻一妾，女兒也已及笄之年，怎麼還能保有這童子功的「混元炁」功夫，豈非武學中的一大奇事？

袁冠南見蕭中慧受制於人，自是情急關心，從人叢中悄悄繞到眾鏢師身後，待要伺機相救。但卓天雄眼力何等厲害，早已瞧見，喝道：「姓袁的，你給我站住！」又向周威信道：「有誰動一動手，你就一刀在這女娃子身上戳個透明窟窿！」周威信道：「是。江湖上有言道：『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自有惡人磨。』」一想這話不大對頭，下面「惡人磨」三字便吞入了肚中。袁冠南深恐這些人真的傷了蕭中慧，哪敢上前一步？

卓天雄道：「蕭大俠，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兄弟今日造訪尊府，一來是跟蕭大俠磕頭拜壽，二來是想以一件無價之寶，跟蕭大俠換一件有價之寶。」蕭半和道：

「小人愚魯，不明卓大人言中之意。」

卓天雄白眼一翻，笑道：「那無價之寶嘛，便是令愛千金，有價之寶却是那柄長刃的鴛刀。兄弟跟蕭大俠無冤無仇，只求能在皇上御前交得了差，保全了這許多兄弟們的身家性命，還盼蕭大俠高抬貴手，救一救兄弟。」說着拱了拱手。他的話說得似乎低聲下氣，但神色之間却極是倨傲。

蕭半和伸手在椅背上一按，喀喇一響，椅背登時碎裂，笑道：「卓大人望重武林，今日却如何這等糊塗？鴛刀既不在小人手中，這位姑娘更不是小人的女兒。難道練童子功混元炁的人，還能生兒育女麼？」說着衣袖一拂，一股疾風激射而出。卓天雄側身避開，心道：「半點不假，這果然是童子混元炁。」

蕭中慧初時聽說袁冠南是自己同胞兄長，已是心如刀絞，這時見父親爲了相救自己，更咬定了不肯認是父女，忍不住叫道：「爹爹！」

便在此時，只聽得外面齊聲吶喊：「莫走了反賊蕭義！」人喧馬嘶，不知府門外來了多少軍馬。蕭府幾名僕人氣急敗壞的奔了進來，叫道：「老爺……不好了！無數官兵……官兵圍住了府門。」

卓天雄聽得「莫走了反賊蕭義」這句話，心念一動，立時省悟，喝道：「好啊！什麼蕭半和？原來你便是皇上追捕了十六年的反賊蕭義。」只見大門口人影晃動，搶進來四名清宮侍衛，當先一人叫道：「卓大哥，這便

是反賊蕭義，還不動手麼？」

蕭半和哈哈大笑，說道：「喬裝改扮一十六年，今日還我蕭義的本來面目。」伸手在臉上一抹，眾人一看，無不驚得呆了。大廳上本已亂成一團，但頃刻之間，人望着蕭半和的臉，竟是鴉雀無聲。

原來瞬息之間，蕭半和竟變了一副容貌，本來濃鬚滿額，但手掌只這麼一抹，下巴登時光禿禿的，一根鬚鬚也沒有了，便是連根拔去，也沒這等光法。

這時袁冠南的書僮提着兩隻書籃，從內堂奔將出來，說道：「公子爺，快走！」袁冠南心念一動，從書籃中抓起一本書來，向外一揚，只見金光閃閃，飄出了數十張薄薄的金葉子，眾鏢師和官兵只見黃金耀眼，如何能不動心？何況那金葉子直飄到身前，各人伸手便抓。袁冠南揚動破書，不住手的向周威信打去，大廳上便如穿花蝴蝶一般，滿空飛舞的都是金葉。周威信倒想着「鴛刀」不可有失，心想：「江湖上有言道：『光棍教子，便宜莫貪。』」雖見金葉飛到，却不去抓。袁冠南一運動，拍的一聲，一本數斤重的夾金破書擲去，擊中他的面門。

周威信叫聲：「啊！」身子一晃。袁冠南雙足一登，撲了過去。卓天雄橫掌阻截，只覺脅下風聲颯然，蕭半和使混元炁擊到。卓天雄知道厲害，只得反掌迴擋，真力碰真力，砰的一響，兩人各自倒退了兩步。便在此時，袁冠南左手使刀將周威信殺得暈頭轉向，右手已解開了蕭中慧的穴道。

賀客之中，一小半怕事的遠遠躲開，一大半却是蕭半和的知交好友，或舞兵刃，或揮拳腳，和來襲的清宮侍衛、鏢師官兵惡鬥起來。

蕭中慧憋了半天氣，欺到周威信身邊，左手斜引，右手反勾，拍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打了他個耳括子，順手扭住他的手腕，已將他手中的短刀奪了過來。袁冠南大喜，叫道：「慧妹！清風引鳳下瑤台！」蕭中慧眼眶一紅，心道：「我還能和這使這勢什子的夫妻刀法嗎？」

「遊目四顧，只見爹爹和卓天雄四掌飛舞，打得難解難分，其餘各人，也均找上了對手廝殺，但兩名清宮侍衛却迫得袁楊兩夫人不住倒退，險象環生。袁冠南叫道：「慧妹，快救媽媽！」兩人雙刀聯手，一招「碧簫聲裏雙鳴鳳」，一名侍衛肩頭中刀，重傷倒地，再一招「今宵有人顏如玉」，又一名侍衛被蕭中慧刀柄擊中顛骨，大

叫量去。

鴛鴦雙刀聯手，一使開「夫妻刀法」，果真是威不可當，兩人並肩打到那裏，那裏便有侍衛或是鏢師受傷，六十路刀法沒使得一半，來襲的敵人已紛紛奪門而逃。只是這路刀法却有一樁特異之處，傷人甚易，殺人却是極難，敵人身上的刀，所在全非要害，想是當年創製這路刀法的夫妻雙俠心地仁慈，不願傷人性命，因此每一招極厲害的刀法之中，都爲敵人留下了餘地。

打到後來，敵人只剩下卓天雄一個兀自頑抗。袁冠南和蕭中慧雙刀倏至，一攻左肩，一削右腿。卓天雄從腰裏抽出鋼鞭一架，鏗的一聲，將蕭中慧的短刀刀頭打落。

夫妻刀法那一招「喜結絲蘿在喬木」何等神妙，袁冠南長刀晃處，嗤的一聲，卓天雄小腿中刀，深及胛骨，鮮血長流。

卓天雄小腿受傷不輕，不敢戀戰，向蕭中慧揮掌拍出，待她斜身閃避，雙足一登，已閃入天井，跟着竄高上了屋頂。本來袁蕭二人雙刀合璧，使一招「英雄無雙風流婿」，便能將卓天雄截住，但蕭中慧刀頭既折，這一招便用不上了。

蕭半和見滿廳之中打得落花流水，幸好已方各人只有七八個人受傷，無人喪命，當下大聲道：「各位好朋友，官兵雖然暫退，少時定當重來，這地方是不能安身的了。咱們急速退向中條山，再定後計。」眾人轟然稱是。

當下蕭半和率領家人，收拾了細軟，在府中放起火來。乘着火燄衝天，城中亂成一片，眾人衝出東門，逕往中條山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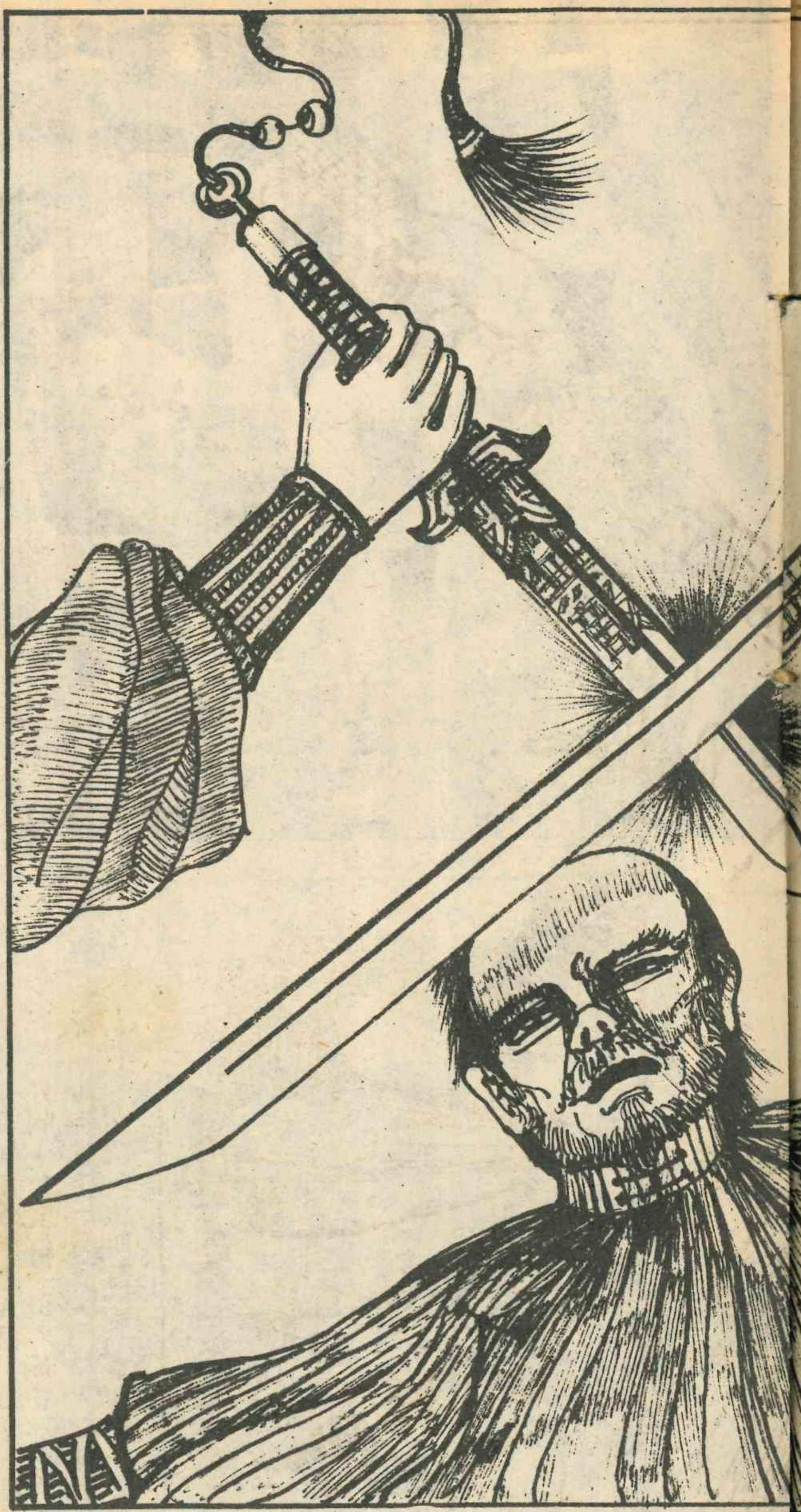
在一個大山洞前的亂石岡上，蕭半和、袁楊二夫人、袁冠南、蕭中慧、林玉龍夫婦，二十來個家人弟子，三百餘位賓客朋友團圍着幾堆火。火堆上烤着獐子、黃麋，香氣送入了每個人的鼻管。

蕭半和咳嗽一聲，伸手一摸鬍子，這是他十多年來的慣例，每次有什麼要緊話說，總是先摸鬍子。可是這一次却摸了個空，他下巴光禿禿地了，一根鬍子也沒有了。他微微一笑，說道：「承江湖上朋友們瞧得起，我蕭義在武林中還算是一號人物。可是有誰知道，我蕭義是個太監。」

訂閱

如蒙訂閱本刊或訂戶未能按時收到書刊請賜電
話 3713141 轉 330·287
分機

時報周刊發行組



衆人悚然一驚，「我蕭義是個太監」這句話傳入耳中，人人都道是聽錯了，但是蕭半和臉色鄭重，決非玩笑。

蕭半和道：「不錯，我蕭義是個太監。我在十六歲上便淨了身子，進宮服侍皇帝，爲的是要刺死滿清皇帝，給先父報仇。我父親平生跟滿清韃子勢不兩立，終於慘被害死。我父親的七個結義兄弟歃血爲盟，誓死要給先父報仇，但滿清勢力大，我這七位伯父叔父無一能得善終，不是死在格鬥中被清宮的侍衛殺死，便是被捕到了凌遲處死，這一場冤仇越結越深。我細細思量，要練到父親和七位伯父叔父的功夫，便是竭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夠做到，便算練成了，也未必能報得了血海深仇，於是我甘心淨身，去做一個低三下四、爲人瞧不起的太監。」

衆人聽到這裏，想起他的苦心孤詣，無不欽佩。

蕭半和接着道：「可是禁宮之中，警衛何等森嚴，實非我初時所能想像。別說走近皇帝跟前，便是想見皇帝一面，那也是着實不容易。在十多年之中，雖然每日每夜我在等待機會，始終下不了手。十六年前的一天晚上，我聽得宮中的兩名侍衛談起，皇帝得知世上有一對『鴛鴦寶刀』，得之者可以無敵於天下，這對刀分在一位姓袁和一位姓楊的英雄手中。於是皇帝將袁楊二人全家捕來，勒逼二人交出寶刀。兩位大英雄不屈而死，兩位英雄的夫人却被逮進了天牢。」他說到這裏，袁楊二夫人珠淚滾滾而下，突然間相抱大哭。

袁冠南和蕭中慧對望了一眼，心中又悲又喜。只聽得蕭半和說道：「當時我細心一琢磨，替死人報仇，實不如救活人要緊，於是混進天牢，殺了幾名獄卒，將二位夫人救出牢來。獄官以二位夫人是女流之輩，本來看守不緊，又萬萬料不到一個太監居然會去相救欽犯，因此給我一舉得手。只是敵人勢力大，倉皇奔逃之時，袁夫人的公子終於在途中失落。這件事我生平耿耿於懷，想不到袁公子已長大成人，並且學得一身高強武藝，當真是天大的喜事。至於中慧呢，你今年十八歲啦，我初見到你時，還只兩歲。你爹爹姓楊，乃是名震當世的三湘大俠楊伯冲楊大俠。」袁冠南和蕭中慧（應該說楊中慧了）分別抱着自己母親，想起父仇時不勝悲憤，想起蕭半和的義薄雲天，又是感激無已。

蕭半和又道：「我們逃出北京，皇帝自是偵騎四出，嚴加搜捕。爲了瞞過清廷的耳目，我老蕭留起了鬍子，又委屈袁楊兩位夫人做了我的夫人。好在老蕭是個太監，

這一時權宜之計，也不致辱了袁楊兩位大俠的英名。」袁冠南和蕭中慧相視一笑，心道：「誰說咱倆是親兄妹啊？」

蕭半和一拍大腿，道：「老蕭是太監，羨慕大明三寶太監鄭和遠征異域，宣揚我中華的德威，因此上將名字改爲『半和』，意思說盼望有鄭和的一半英雄，嘿，嘿，那是老蕭的癡心妄想。這些年來，倒也太平無事，那知鴛鴦刀出世，老蕭一心要奪回寶刀，以慰袁楊二位英雄之靈，沒再小心掩飾行藏，終於給清廷識破了真相。事到如今，那也沒有什麼了。只是鴛鴦雙刀只剩下一柄鴛鴦刀，慧兒那柄短刃鴛鴦刀，自然是假的，否則怎能折斷？定是給卓天雄這奸賊調了去，只可惜咱們沒能截住他。」

這時烤雞子的香氣愈來愈濃了，任飛燕取出刀子，一塊一塊的割切。林玉龍忽地向楊中慧大聲道：「我說的不錯麼？你說你爹爹媽媽從來不吵架，我說不吵架的夫妻便不是真夫妻，定然有些兒邪門，你林大哥可不是料事如神，言之有理？」任飛燕刀尖上帶着一塊雞肉，一刀送進了他的口中，喝道：「吃雞子肉，胡說八道什麼？」

「林玉龍待要反駁，却滿口是肉，說不出話來。」

衆人正覺好笑，忽聽得林外守望的一個弟子喝道：「是誰？」跟着另一人喝道：「太岳四俠，楊中慧嘆喏一笑。只見太岳四俠滿身泥濘，用一根木棒抬着一隻大漁網，漁網中黑黢黢地一件巨物，不知是什麼東西。楊中慧笑道：「太岳四俠，你們抬的是什麼寶貝啊？」

蓋一鳴得意洋洋的道：「袁公子、蕭姑娘，咱兄弟四個到那汗泥河中去捉碧血金蟾，想給兩位送一份大禮。那知道金蟾還沒捉到，一個人闖了過來，這人腿上了傷，口中哼哼唧唧，行路一跛一拐。太岳四俠一瞧，嘿，這不是卓天雄麼？咱們悄悄給他兜頭漁網一罩，將他老人家給拿了來啦。」

衆人驚喜交集。袁冠南伸手到卓天雄腰間一摸，抽出一柄短刀來，精光耀眼，污泥不染，自是真正的鴛鴦刀了。

袁夫人將鴛鴦雙刀拿在手中，嘆道：「滿清皇帝聽說這雙刀之中，有一個能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這果然不錯，可是他便知道了這秘密，又能依着什麼？各位請看！」衆人湊近看時，只見鴛鴦刀的刀刃上刻着「仁者」兩字，鴛鴦刀上刻着「無敵」兩字。

「仁者無敵！」這便是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

海頓音響邀您環遊世界

海頓牌 HAYDN

海頓音響不斷追求音響的完美境界，以優異的技術高雅的風格，創造賞心悅耳的高傳真系列產品，並提供最令您滿意的售後服務。

SYSTEM 9100



- 敬愛告用者：
- 凡憑本公司保證書第二聯「本公司收執聯」均可向經銷商換取《酬賓卡》參加環遊世界贈獎活動
 - ◎招待歐洲觀光旅遊37天
 - ◎招待美國觀光旅遊25天
 - ◎招待東北亞觀光旅遊16天
 - ◎招待東南亞觀光旅遊8天
 - ◎招待菲律賓觀光旅遊5天
- 等一千多個獎額，詳細辦法請洽全國各大電器音響經銷店。

新的分期付款

全國售後服務專線：台北 (02) 7699929 台中 (042) 319061 台南 (062) 221949. 242468 高雄 (07) 7210088